





省齋文稿卷第七

周益文忠公集七



古律詩五十二首

起淳熙戊戌止淳熙戊申
臨安

次韻陳叔晉舍人殿試筆記

戊戌四月七日

帝垂清問切恢圖士貢昌言敢導諛高下共知歸至鑑

考評聊許備先驅

詳定所先批分數封送
編排所然後定其甲等

四帷迥隔心

常渴

初考覆考詳定編排凡四幕
皆隔以屏欲其聲迹不相聞

三榻橫連體詎舒丈方

之地並

烏府凜然賢執法紫垣籍甚古通儒

上嘗書通儒二字賜

錢舍墨朱同異容兼採

初考純用墨書臣名等第送監
封彌封官封印送覆考所純用

朱書臣名等第然後詳定官啟封而酌

其中書臣及等第以朱而書名以墨
等級從違得細

書考校法第一至第五凡五等每等分上中尚醞時碩

缸面酒 日給常酒分外三日一賜 大官日饌腹前臚 御

給食頗豐但品味未嘗易腹前臚出章昭辨釋名謂肥肉是也 天香漫炷薰常歇 雖賜香而

火禁嚴甚不許炷爐 貢茗虛霑樣頓殊 諸位總賜茶三百斤舊每斤即一紅綾袋凡十餘團

今乃給黃袋析而分之以一 晨壁搖風愁幕冷 就廊廡設次以

餅為一斤殆典吏移易也 幕為 臨階以 九賓屈指臚連句 唱名比逐

壁為 夜窓透月喜簾疎 簾為窓 舟輿 給歌泊假三日

舉展五日 千慮傾心智與愚會得詔恩三日沐湖山尋勝任

胡邦衡端明用癸巳舊韻寵賜佳篇輒續貂為

不一之賀 戊戌

閏六還同載誕辰 公壬午閏六月三日生 壽州方至浩

無津位虛左轄民瞻舊職視西樞睿眷新 賀端 玉果又

霑湯餅客 今年五月生子 銀環仍進雪膚人 新買 風流富貴誰

能並未害先生道德淳

中元日以春花數種送閻才元左司蒼舒閻賦

二絕句次韵 戊戌

韓郎牡丹迹 作赤一 久殷七杜鵑名謾新何似熙：行闕裏

花隨和氣四時春

早歲連名向千佛如今接武事承華何時誤入長春苑

盡看先生解語花 有姬堅不肯去

送石似之倉部出倅漳州 戊戌七月

周益公集 省齋文集 文瑞樓

半刺臨漳郡榮歸總不如棠陰三世舊君曾大父大梓父皆嘗伴郡
里教程餘野老談遺愛儒先叩異書依烏帶東壁從此
照閩墟

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常平茶事戊戌八月十九日

漢皇親召賈生還京路爭看北海賢却神仙足官賦兩
便思丰采爍雲煙

暮年桑苧毀茶經應為征行不到閩今有雲孫持使節
好因貢焙祀茶神

鸞棲枳棘已多年父老猶傳主簿賢扶杖喜迎新使作者一節
赤帷何惜與高褰

疲駕久倦直明光風味常思十八娘擬請一麾依故舊
得無公道學蘇章

淮東兵馬鈴轄趙公顯挽詞戊戌八月

籍甚宣王七世孫麟題信厚典型存青雲事業成難弟
黃甲科名付後昆吹白方悲鸞鏡舞奠楹俄掩毳衣璫
翻：雙旄餘抗路細雨西風摠斷魂

恭和御製幸秘書省詩二首戊戌九月十二日

群玉西崑富典章二星東壁粲輝光秋花迎仗千叢麗
法曲傳觴九奏長虎將縱觀修舊事淳化秘閣修成詔傳潛戴輿率諸將

縱觀書籍賜御酒終日豸冠陪侍仰明王政修即是攘戎策獬豸

殘袂豈足襄

蟠木離奇愧豫章幾年封植荷恩光石渠久綴英髦後
金鎖深慚學識長御墨奎文瞻列聖靈尊篆鼎備三王
願言作德酌榮遇寧復矜才似智襄

再用邦衡韻贊其間居之樂且致思歸之意戊戌

一別龍門不計春思公夢渡大臯津遙知綠野朱顏好
應笑紅塵白髮新午茗親烹留上客夜棊酣戰調佳人
道腴有味詩彌勝何止冰凝與蜜淳曹植魏德論有甘
露冰凝蜜醇之語

送胡子遠出守漢州汾分韻得萬字戊戌十一月

三釜貴及親萬戶豈吾願君今二千石榮祿尚何論而

况蜀漢間相望兩宿頓鹿幘從版輿鳩杖雜戟鐔斑衣
父老誇晝錦士夫勸遙知境內和氣銷愁恨却應念
主恩未遂忘一飯試於溫清餘款：話繾綣仍談西湖
勝幸及老人健相將下三峽看復搏九萬

進謝御書古詩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聖恩賜臣御書白居易七德舞樂府一軸天
光賁飾節屋輝華臣榮感之餘謹用蘇軾謝御書居
易紫薇花絕句故事齋休課成古詩一篇少見戴恩
之意輕瀆宸嚴伏地俟罪具官臣周某上進

允文元祐詞臣軾勁節名章世無敵御前曾賜紫薇詩

袖裏驪珠光的爍小臣謬直白玉堂也紆皇眷搗雲章
 雲章元是七德舜字：筆法超鍾王兩朝相望九十祀
 長慶集中偏屬意咸池日照草木光天門龍躍魚鰕悖
 我皇英銳真太宗文武神聖功德隆黃鉞指期擒頡利
 捷書先獻太安宮元和學士白居易臣非其才私有志
 願隨班賀四海清續唐之歌誇萬世

劉諫議度挽詞二首

戊戌十二月

早習唐菁策

曾舉制舉

中為漢輔官伏蒲頻盡節當宁極

隆寬自荷甘泉橐家惟陋巷簞清名垂宇宙猶足障

狂瀾

疇昔英游後推尊輩行先班聯容接武坐立愧差肩

劉短

予長每有鳧鶴之戲我已無如老公非不允年思賢仍感舊哀涕

兩潸然

次范至能憶同游石湖韵

己亥五月

桃源非真亦非空幾年誤轉漁郎蓬豈知石湖天尺五
 不隔三萬弱水中主公心伴白鷗沒莫：朝：醉花月
 邇來一念了世緣蟬冕照人頭未雪如今又作衣錦回
 汀洲依舊玉成堆聞道丹青隱賢佐白麻早晚從天來
 斷章批處階重抹敢向坐中論禮絕干橋他日倘重陪
 庶見方瞳并綠髮

胡邦衡惠淳字韻佳什回首十年間不知幾往
返矣雖歲月逾邁而格律益高降嘆不足敬
用賡和 己亥

掃迹龍門六小春渴聞談論齒生津築岩勲業方圖舊
倚市工夫謾闢新百二山河行入手三千風月莫迷人
彌縫直出羲皇上舉世終由魯叟淳

次韻王仲行尚書宿直兩絕句 己亥

東省南宮切太微夔龍行集鳳凰池更哦殿閣薰風句
坐覺微涼生挂枝

紫禁同依日月輝蒼顏獨愧羽毛奇水如明鏡雖堪俯

笑汝星：誰肯嬉

徐元敏察院謝頌和子中兄長篇語頗相屬今

承出使交廣次韻送行兼簡經畧劉文潜 己亥

七月三日

少年同仕秦淮口醉裏殷勤掃花帚蒼顏白髮二紀中

夢斷賞心并折柳 金陵二亭 菲才晚汗論思地分察又觀彈

擊手端方期不負耳目詰曲誰能學跟肘善良無憂慕

藿採讒諂有類麀麀走三年執法念少休萬里立功圖

不朽遙知二十五州民即日春風散醇酒吏驚繡斧指

東海士喜文星避南斗由來炎雲多瘴癘是處黃芽少

林藪聞絕過桂府道無林木行人所以病瘴自從英：賢收至蔽蒂棠陰

地無醜同年相逢定傾蓋痛飲何妨暫濡首二兄皆書善飲

來不用說梅花共說蒼生蘇息否

次張欽夫經畧韻送胡長彥司戶還廬陵己亥

解印陶元亮居鄉馬少游久憐高士少今喜故人優客

至無何飲身間有底憂自然仁者壽誰羨道家流解印一作

投

劉共甫樞密挽詩三首己亥

勲在居留地名高宥密庭旄頭期掃芟箕尾倏騎星不

相知由命占天恩促齡平生經濟策付與簡編青

世抱精忠節心希社稷臣抱紳遺奏日馳驛挾醫辰謹

論留丹宸清班閱紫宸舊紫宸乃今觀文殿史魚屍諫後聖代不

無人

芸省翻黃卷詞垣賦紫薇年華飛電過耆德曉星稀梅

閣臨風迥滕城指日歸懷賢并感舊哀涕一時揮予同在三

館西垣梅仙閣在公私第

兵部王仲行尚書惠詩叙近日直舍隔壁論詩

說棊之戲次韻為謝尚書近錄舊詩一編為

贈故并及之己亥

詩可弄萬象棊能消百憂苦吟復苦戰已過心休：自

從識夫子十閱長安秋竒才掄衆俊博物包九流遊戲
 亦臻極他人歎無由脚踏軟紅塵手把大白浮每坐客
 常屈有社誰敢投此事聊復爾壯懷許聞否殺虜盧龍
 溝殲羗西海頭六竒蘊秘策鑿壁那可偷稍見壺子機
 已知季咸傳遂盜祖師法敢與神秀侔豈如念貧績明
 許餘光求故將繡段贈不責玉案酌從今空囊富免為
 杜陵羞

明堂慶成二十韻 己亥九月十八日

臣恭觀皇帝陛下肇禋總章積雨驟霽星月粲爛燭
 光不搖天瑞應誠輿情呼舞臣忝陪近侍抃蹈尤深

謹按皇祐大饗明堂翰林學士王堯臣孫抃趙槩楊
 偉侍讀學士盛度宋祈皆進賀詩一篇今臣猥兼二
 職合遵故事謹撰到明堂大禮慶成詩二十韻繕寫
 上進言雖無取事則紀實冒瀆宸宸伏俟誅戮

親饗嚴三歲邦彛重九筵祖宗垂統大天地著功全惟
 睿宗昭報于時辰吉蠲發揮皇祐日潤色紹興年稽古
 千齡契齋心寸日專揭名新扁榜 御書明堂及書冊屏

葦籜 竹冊御名以書 假廟陰雲剝升禋皓月圓無風搖燭

影有瑞燦星躔不值連宵雨那彰倏霽天三觴猶翼
 百拜愈乾 三日行禮 上拜百餘 婦次徒勞奏 初獻畢有司依舊 制請婦小次上弗

許立侯亞 回班特許股駕來百官例 賀儀隨仗入需澤

御樓宣禮畢即時御垂拱殿受 獻昨金絲合簪花錦繡

鮮慈皇顏有喜聖孝古無前肆赦終畢即時獻昨和氣

騰都邑歡聲徧海壖祺祥應曼羨壽祿自綿延臣也芻

蕘賤恩斯雨露偏執綏華蓋裏草赦玉堂邊玉堂第頌

甘居後逢辰幸獨先四方今日靜靖申誦我將篇

內直以金橘送七兄己亥十月十六日

晝卧玉堂殿眼看金彈丸禹包經歲月鄭驛助盃盤黃

帶霜前綠甘移醉後酸江湖有兄弟此日憶團樂大兄十三

弟在袁吉二兄官營道皆此果所產之地

送鹿伯可何致仕直閣兼簡吳明可致政給事

伯可年五十自即曹乞休致特轉朝奉郎除前職

垂車七十古來稀况是丁年解鞅鞬神虎衣冠洪景掛

都門供帳仲翁歸前銜新命俱即宿處士儒冠總少微

李尋傳少微四星主處士儒學之官即中以秘閣休官故云 林下若逢龍閣老為言

台嶺轉光輝吳芾明可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居台州

戴子微幾先運使出使湖北約以惡語送行而

未遣也佳篇見督次韵奉寄己亥十一月

早日道遙侍從間重来奉引近威顏倦趨北闕晨霜冷

思上南樓夜月閒直指不誇新衣繡曲臺只記舊班聯

豈知隔面心猶渴空訝相如下筆慳某與侍郎同為禮官同為儲僚者甚

歲屢請見某詩不許卒章故云張待制宗元挽詞庚子正月

挂籍聲名早松門歲月賒鎮東多惠愛使北有光華豈料尋春騎翻成會葬車珠園舊亭館細雨滋新花

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賜宴賜賚謝恩詩庚子五月四日

藝祖提劍開八荒太宗混一垂衣裳真皇破虜神武揚夷夏億寧法度彰寶訓成書紀宏綱有典有則萬葉昌

憶昔壬午神龍翔季秋庚子辰集房肇開講席臨青箱赭袍玉斧光照廊台司夾侍書案黃翰林進讀天容莊

微臣簪筆近玉床親聞玉音義甚長君子小人初何常

非閔時運弱與強祇係人主所否臧當年記注此特詳

紹興壬午九月庚子初開經筵亦召宰執聽講書洪遵初講三朝寶訓第一卷至太宗問呂蒙正君子少而小人多蒙正曰此係時運盛衰陛下宣諭云不然願人主好惡耳臣時為侍立官退以聖語載起居注中

來寒暑今一章牙篋謬執心徬徨終篇正值恩德洋道山賜筵酌天漿宮花壓帽羅絲簧硯來復古翰墨光臣所

得端硯刻復馬出帝閑真驪驪閩山正焙隨寶香君賜

如天不可量歸美獨愧詞荒唐恭惟聖治超百王夙夜基命不敢康文德既修狄可攘姐豆永掃旄頭芒三聖

勳烈同焯煌萬年億載娛慈皇

文忠烈公居洛有丙午同甲會詩今執政府凡
三位樞密使王季海叅政錢師魏先在焉前
歲夏其忝叅預連墻而居邈然齊年時號丙

午坊次文公韻簡三公壬寅春

文四公八十會伊川盛事于今又百年豈意蒼顏華髮叟
亦陪黃閣紫樞仙府居未至容連棟班路前瞻愧比肩
丁丙連干支合德君臣慶會豈虛傳上丁未生

慶東宮生辰壬寅九月

聖祖基長發皇家慶遠覃金輪常御極銀榜夙占男
節辰遲五萱階筴度三英娑同父祖秀氣集輿堪仁孝

由天縱溫文亦性涵兩宮今並事三善此誰慙玉佩班
晰肅牙篋道日談儉寧從節苦正每斥言甘甲觀蘭開
殿南陽菊映潭名叅周發頌壽百古彭聃政省叨裁弁
宮僚阻盍簪賓筵應秩：鐘鼓夢籟：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挽詞二首癸卯

冠掛十年餘齡周八帙初錦囊遺藁富紫橐賜金虛似
白猶希白如疏更景疏公所居東清風并亮節付與汗

青書

憶昨經洪井連朝點玳筵東湖波浩蕩南苑月嬋娟偃
飲驚三雅蛩吟羨百篇祇今悲舊事何日奠新阡昨公

南園屢陪夜飲坐間示所和歸去來及詩詞甚多

和龍舒兄春日出郊韻 甲辰

庭束蒲鞭吏畫間禽聲人語兩闌：郊垌戎隊穿花裏
阡陌兒童戲雉間禪語屢題投子寺仁風常滿皖公山
薦書聞道交宸几尺一封泥合錫還

數文閣學士李仁甫挽詞十絕 甲辰

萬古仇池一老仙前身遊宦憶西川令威化鶴空千歲
何似重來十五年 東坡辛巳年薨公己未年生
父子才名震蜀都家風人道似三蘇不知岷嶺英靈氣
底向眉山特地殊

經學淵源史筆高文章餘力埒風騷紛：小技誇流俗
磨滅身名笑爾曹

頻駕輜軒折左符直從梁益到江湖棠陰處：留遺愛
芹泮人：憶大儒

鳴佩甘泉不乏人誰能博古復通今直如汲黯非遊俠
忠似更生不鑄金

千卷長編已刻闕爭傳副墨價兼金冠篇不得同迂叟
遺恨猶應記玉音 上許御製長編序

是：非：口即心掃除人偽只天真身全五福仍通貴
造物因公勸世人

病後精神更湛然掛冠剛欲及生前去來自在渾無礙
撫掌僧徒浪學禪

蓬監曾叨繼後塵史闡何幸對題名菲才自是無能役
太息難忘故舊情

我畏譏護口屢緘獨公嗜好不酸醎每傾苦酒思談笑
萬里何由奠巽巖

讀樂天詩戲效其體 乙巳秋

側足二三神平頭六十人胸中冰與炭鏡裏雪兼銀豈
有花經眼何嘗酒入唇勞生成底事胡不早抽身

三月六日中宮生辰二府例以前四日就孤山

四聖觀設醮泛舟至玉壺環碧園因記歐陽

公治平三年丙午歲上巳和韓丞相詩謂是

歲始頒明天曆三月三日丁巳故有節正須

知鳳曆新之句今歲亦逢辛巳而又歲皆丙

午誠異事也輒借原韻賦詩一篇簡諸公 乙

東華正踏軟紅塵却趨西湖袂襖辰曆似明天時令正
春逢閏歲物華新流連花柳輸豪俠判斷湖山愧隱淪

尚擬鳴鑿一遊豫還陪英袞奉嚴宸 每歲三月
駕必出郊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戊申三月

社稷興中否干戈靜四溟生年同藝祖 丁亥慶壽似慈寧

皆慶八 人意庚：兆天垂九：齡向來懷夏禹今耐越
十八
山青 建炎登稽山閣有御詩云懷哉夏禹勤

太極乾元父清都大帝宮宴酣忘御駿仙去任遺弓音
過思堯顛旻號泣舜瞳孤臣臺閣舊淚血洒春風

湯岐公退思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徽宗野啓母耐稽山無一字間蓋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耐徽宗葬會稽之永裕陵虞妃為徽宗也啓母為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予進挽詩也實取法焉生年同藝祖謂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慶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尾文從我妻吳長卿先輩所著宋相眼中益公集取補非公原稿中文也董記

省齋文集卷第七 終

省齋文稿卷第八

周益文忠公集八

古律詩三十五首 起淳熙己酉止紹興癸丑廬陵長沙

陶淵明有己酉重九詩一首其以此年此日舟

次吉水距永和財一程耳輒用其韻先寄二

兄十三弟并呈提舉七兄

王觀十五載歸來稀舊交我鬢昔已華今茲固宜凋去

國甫重五還家倏登高永和有兄弟咫尺如煙霄緬懷

江東使地遠心更勞遙知上翠微江山勝金焦豈無菜

萸酒望：心鬱陶相從會有日永矣非一朝

顛守鄭舜舉寄詩酒於答書中就附四句 己酉

十七篇詩酒滿壺贛州風景塞繩樞詩中有畫今摩詰
安用當年八景圖

南園築小堂鄰里侯暘獻上梁文戲成小詩紀

實解嘲 己酉

半畝園林數尺堂凡花疎竹小池塘平泉綠野休相笑
事業功名合自量

郊居三池皆種蓮自五月開至七月末無日不

寓目今得七兄秋浦佳篇謹次嚴韻 庚戌

雲錦撐舟引興長冉香回首惜年芳 辰陽郡池有冉香亭夏則與兄同遊
今年四月碧筒藥雨時傾蓋紅旆搖風暫亞槍近渚何勞

攀太華真粒應笑美西涼夕蟾忽散金千炬歸夢依稀
到玉堂

和七兄秋浦韻 庚戌

遵渚遲魚素巡簷驗鵲占江雲懷李白籬菊詠陶潛句
好那容畫才高却道益皇華聊吏隱清論付廷僉

次七兄韻題二兄靜明閣 庚戌

堤有芙蓉沼有蘂東西精舍直平湖市朝間濶聊中隱
山濕橫陳豈子都杖屨意行非得：輪蹄心遠任區：
休窮眼力為疆界且把詩篇替畫圖

七兄以庚戌重陽前解江東常平即沂江而歸

先寄二詩次韻

早日常同席中間屢語離
呂梁今破夢曹發共深期
菊圃新開徑茅齋正築基
不妨風雨夜酌酒更論詩
春駕輕車上九華秋乘大舸
泝風沙欲拋彭澤追元亮
何待龍山宴益嘉行止非
關人力勝清平自有部民
誇征帆衝雨何時至東望
牙樯眼屢花

廣西漕屬呂君祖平以其六世祖文靖公及五

世伯祖惠穆公帖示周某敬題其後辛亥正月

世臣本非喬木故笏真是甘棠
奕葉鈞樞翰墨寶章何媿諸王

送劉公度縣丞赴江陵辛亥二月晦

投分復連牆閒居味更長
送春慵斷句惜別怕傳觴
我正群麋鹿君當驚驢驪
但令同臭味不必共行藏

太和芍藥最盛有紅都勝黃
樓子為之冠昔山谷常宰邑
篇詠極多獨遺此花四月八日與

諸友共賞戲成小詩辛亥

紅勝依稀如魏紫
緗樓彷彿似姚黃
元豐詩尹渾無語
豈是叅謀闕海棠

簡提刑吳大卿宗旦二首辛亥六月二十五日

瑞節頻移意可知
西川西廣又江西
蘇黃到處君行部

物色分留待品題

堆勝橫看白鷺洲青原穩著釣臺幽魯公翰墨師川句
訪古何妨與一遊

權州揚倅子直、方以詩惠鶴雛次韵為謝 辛亥

九月十日

未解連軒賦鮑昭且陪茫蕩醉東臯初非日浴身元潔
何待天冲志已高羽服便能隨羽扇霜翎正合伴霜毛
使君今是徐州守會宴雲龍樂且遨

比承諭云東坡白袍立鵠之句退閱篇韵謂鵠似鶴
長咏音胡篤切疑是二物至莊子鵠不日浴而白陸

德明音義直云鵠又作鶴並音胡洛切則又以為一
物矣今類書數種雖分兩門然其所引事却往、互
見漢紀謂黃鵠大白鵠小而武昌又自有黃鶴樓不
知竟何如豈所謂鵠鶴各有五色耶更賴垂教

吉水周中顯秀才相識二十餘年來求永新譚

煥主簿榮壽堂詩為賦一首因以勉譚 辛亥八月

三日

憶昨淳熙躋壽域東朝長樂慶七十譚家有子列冠裳
翁媪同時應命秩兩宮今奉慈福宮萬有千歲三宮同
十年一講慶壽禮老人版授方重、煥也魯試南宮裏

一第終當恩子耳從今更闢榮壽堂他日郊封詔填委

安福宗子師共兄弟五人作慈順堂養母求詩
辛亥

五竇曾誇擢桂枝從今天族更光輝會看鼓吹喧龜洛
何止三人從伏妃

送廣西譚景先經幹蕪簡趙帥思朱漕晞顏
辛亥

舊歷南流游上海航今經鑠背下灘江元戎正直詩書帥
廉使曾臨父母邦朱曾知吉州不憚客從南去稱要陪驛召

北來雙水衡自古同承拜豈必紅蕖映碧幢

永和鎮曾蓋季高明秀樓
辛亥臘日

心得高明趣樓閣井邑間巡簷風與月隱几水兼山景
物因天巧軒窓占地慳寒暄俱可至徒倚不知還

次韻馬惟良亦樂園
壬子

滿腹詩書却灌園固應浩養百憂寬竹林松徑長蕭爽
柳色花光自際蟠貢焙延僧春泛雪鄉醪醉客夜傾丹
當年悔不分銀菟空把新詩反復觀乾道間予得郡富沙不赴

紹興丙寅侍伯父赴辰州宿長沙驛今四十七年

驛敝重修感舊成詩錄呈子中兄并示子開

弟 壬子

朝宗元以汴為京閩廣江湖北問津南渡苦無三宿客
北征時有五溪賓壯遊我亦深懷舊傳舍人皆勸作新
契濶誰憐今四紀欲論前事只三人

寄題張元善總領新作楚觀

壬子九月十六日

章華蕪沒岳陽城風月還從此地分目極洪流江接漢
胸吞大澤夢連雲年豐棲畝糧盈野士飽騰槽馬軼群
收取閩河報明主雲臺煙閣佇奇勳

程元成待制書來序別圃攬有亭葵心秀野二
堂之勝見索惡語老病不暇徧賦謾往一篇

壬子九月
二十一日

燭引金蓮白玉堂宮垂銀榜左春坊毛曾九倚黃門樹
武子今封召伯棠攬有羨君花竹秀課無憐我簿書忙
欲知兩地相同處亭午葵心向太陽

寄題永新張氏無盡藏堂

壬子下
元節

山間明月江上風取之無禁用不窮仇仙一發醞鷄蒙
往：擇勝貪天功斯堂飛梁挾雙虹坐客常滿尊不空
翰林主人極形容無奈圓缺雌與雄豈知清都廣寒宮
默存身已遊其中長春不夜四序同禦寇法善聊相從

紹興三年十月丙辰長沙郡貢士三十人于公

給事領將湖南
南漕兼帥事
補此注

堂太守周某賦詩一篇代鹿鳴之歌

風雅因遺楚離騷遂變湘江山清得助日月爛爭光之
子俱劾敵斯文合擅場三元猶未遠準擬再名坊

次韵謝豐叔賈運使 同前

錦衾留畫省繡斧上清湘儒以真無敵臣於遠有光二
天臨宴席五字冠文場晝接行蕃錫權奇下八坊

十一月廿七日劉公度徐用之許相過公度居
憂止酒用之偶食素適有餉小春團茶者因

成拙詩奉簡

平日何曾忘穆生如今胡不飲公榮顏嫌性僻嵇中散

為怕情傷阮步兵美意改須羹碧澗哀顏聊復飯青精

更携天上新圓月同試沙瓶雪水清 昨夜微雪

資政殿學士蕭照挽詞二首 壬子

科甲早巍、官曹總帝畿聞嘗森畫戟畢竟踐黃扉衣

鉢傳兒輩 令子亦上 笙歌徹妓圍百年盈省陌何翅古

來稀

共政時雖少同朝日最多聯鑣趨鶴禁列饌噉雞窠 東宮

會食公不食鷄問之不答予笑曰公生丁酉必是故平
也他日當長壽為難窠中老人大父笑相與大噉

昔顏常好歸來鬢未皤飛昇尋乃祖示病笑維摩 公乃

王筍蕭仙之
後其薨無疾

寄題謝昌國尚書桂山堂 壬子

京國薪如桂家山桂滿林葉留經歲碧花雨盛秋金作
揖商舟穩為梁漢殿深幽香宜自閱莫待斧斤尋

任漕子嚴詔挽詞 癸丑

壯志宵興着祖鞭雄詞銳欲勒燕然一生僅踏金門地
半世常遊玉筍天勝墅基高無敵手奪袍句好有新篇
高風堂上凌雲閣誰復觀梅月照筵

程元成待制寵示和篇其自序用樂天尹洛并

一漁翁事可謂精切嘆服不已再次韻奉酬

癸丑三月

侍冠早已掛朝堂鄉縣榮標畫錦坊尚記香山曾尹洛
更同魯國欲漁棠春風醉客金絲緩夜燭彈碁玉石忙
應笑汲卿猶未去強扶衰病理淮陽

胡元之提刑寺丞迂途相遇寵示二詩次韻為

謝兼簡趙再可經畧張君量運使 癸丑十月十五日

惠政群州楷清名萬戶傳南交需按察北闕正詳延契

分元重複 先德與僕嘗僚金陵先兄袁州使君復同官于娶其後遂忝同朝比復修維梓之敬謀同

甲之 好 封疆互接連 廬陵廣西皆與湖南接境 勞婦知有日還佇楚江

邊

外計初馳傳元戎久奏功馬牛非北海雞犬是新豐梅

萼三冬綠榴花四季紅見虞德星臨越分桂海即吳中

三賢皆居浙西

送孫從之秘監歸朝供職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

蚤看鷗鵬萬里風晚陪劍履大明宮誰知九郡提封廣
還許三年使事同我合掛冠尋舊隱君當補衮用新功
中興盛事人應說五紀吾邦四少蓬

臘旦大雪運使何同叔送羊羔酒拙詩為謝癸丑

十二月二日

未雪兵厨已擊鮮雪中從事到尊前淺斟未辦銷金帳

快瀉聊憑藥玉船東坡黃州詩試問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醉夢免教

園踏菜富兒休說饌羅羶爛頭自合侯閨內何必移封
向酒泉

省齋文藁卷第八終

省齋文集卷第九

周益文忠公集九

賦 詞 銘 頌 贊

夢仙賦

歲直執徐月旅無射佳哉秋氣適此初吉欣涼飈之却
 暑假午枕以自逸一性融兮蝶化萬籟靜兮龜息不靈
 不驚非想非因倏戾止夫邃宇恍前瞻乎異人松姿鶴
 骨谷虛淵停方瞳瞭然列仙之真者耶肌膚冰雪姑射
 之神者耶予方徘徊眩駭屏息却立已而蓋雲合車轂
 擊嘉賓至初筵秩既啣盃以相屬俄陳疑而互質則有
 辨博之客誦言越席曰惟主人形與神一必能超百塵

之數通紫庭之籍其致此也亦有術乎主人唯：客曰
東海之山玄都之閨峩峩錦屏之西羅浮岫崦之南群
聖窟定乎其中大藥羅生乎其間安邦煉五石之精葛
洪成九轉之丹桂父食桂而蟬蛻涓子餌朮而鸞駮陽
陵則石脂度世赤須則栢葉超凡苟邂逅其乃圭斯可
酣已華之髮而駐將老之顏矣君亦有所遇而然乎主
人輾然而笑泛然而語服食之法益道之粗諒假是以
佐功詎執斯而為主且客見夫辰錦之丹砂連韶之石
乳乎箭鏃鷲管世不乏取逮仙茅與芝苓巨終物而遽
數倘資藉以引年是家松喬人鍾呂也得毋與徐市盧

生之罔祖龍文成五利之欺茂陵者伍與僕是以不釋
于吾子之言客曰沆瀣夜飲朝霞晨餐返七還九守一
存三挹靈液于玉池下澗流于丹田交梨火棗茂其本
黃芽赤水豐其源適堪輿之常數盜陰陽之純全意征
僑羨門山圖赤斧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久視之先也
君其舍旃主人曰客觀其微矣而未臻其妙也莊生不
云乎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必欲從笙鶴
跨鯨鰲友子晉儂琴高茲豈能彷彿其秋毫也哉願至
此而進乎道客曰至道之精窈：冥：至道之極昏：

默：彼淺昧之莫知汨聲利以自賊至人則不然健美
聰明去于內榮華滋味徹于外不將不迎淡以遊心爰
清爰靜漠以合性此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之道也非
衆妙之門耶主人曰如客所言槁木耳寒灰耳若夫乘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和以遊無窮者槁木寒灰云乎
哉客乃茫然失措赧然四顧頃而言曰蜉蝣不知龜龍
者其智眇也鶯鳩不知鷓鴣者其見小也惟先生幸詔
之主人曰子來前夫不養其心不足以保性命之真不
致其誠不足以替天地之生養心之體子既言焉致誠
之用吾將傳焉必孝于親必忠于君推隱^德以及物崇陰

陰功而利人惟不欺于方寸尚何有于飛昇遠莫暇夫
殫述概吾陳其至近旌陽之許嵩山之靖內養心而全
道之真外致誠而積己之行職纔尹于一同澤遍加乎
百姓匪外驚于末術卒參華于仙聖推而上之說相武
丁既以此道而有天下遂騎箕尾而比列星率自根而
自本配霄極以長存子于我乎有疑請考古而驗今于
是客撫髀而躍曰吾得之矣乃庸作歌以侑芳醴歌曰
功行三千積多生兮帝賚良弼佐武丁兮萬有千歲壽
而藏兮層霄下土去來何常兮又歌曰鬱羅兮玉京君
之朝兮環珮鳴崑崙兮縣圃君之遊兮鸞鶴舞天風兮冷

冷吹羽蓋兮飄電旌雲車兮氣馭凌倒景兮周上下視
 方士之違兮欲登真其何路主人欣然為客滿觴予
 亦破夢並紀其詳蓋非獨闢子房之辟穀亦所以救昌
 黎氏之渺茫也

胡庶夫哀詞

彼美人之狡好兮羗容與乎江之岑纓蘅蕙之芳澤兮
 扈蓮芰以為禁初篤好此奇服兮企高立其嫁旃旆膏
 棘軸曰余遐征兮莫製曳而疾顛理桂楫與蘭棹兮波
 瀕洞而興前宿鴻點其遵渚兮鸞鷖安翔而戾天茹
 余心其何郵兮蹇前跋而後蹇將賞音之不逢兮抑鑿

枘之不契畦冰臺且雕欄兮胡繩氣輿倘不睨壁假敞
 帚曾不吝兮顧瓠甌其韞匱駟三世以冰炭兮固無恠
 乎君之棄均內外其不免兮尚何擇乎豹毅媒臯鶴其
 亦可兮繫後日而恐悔及歲序之未晏兮深藏余不鬻
 忱潔饑以為蟬兮寧頤頷莫予毒螭螂果其腹兮則余
 心之所怛不我由其亦已兮又奚必懷沙且占服棲衡
 門其苟安兮無庸乎靈茅之卜也懔邈世以無悶兮其
 亦律此俗也義和奚而不淹兮晷奄其即昧谷也喟
 長夜兮不可晨惜莫知兮莽愁辛望夫君兮已遠靈曷
 日兮來返咨競爽兮二惠尚修名兮悠緬

揚圖南鑑閣銘

人以水鑑可燭鬚眉微風過之則我娛嬉孰推此心內
明自照古今湛然是謂觀妙

胡謙甫家藏硯銘

郭明叔內翰玉堂所用硯紫質而雜以青考工記云
青與赤謂之文蓋文字之祥也郡人胡謙甫藏之屬
某為之銘

青紫可拾硯之質金鑿夜直字號出郭昔胡今在斯文
翼命重申此其徵

雙栢頌 乾道二年

侍讀胡公去值夏之三十年始葺舊第而居之頽視異
時手植草木十不一在惟門術之右雙栢凜然同本岐
枝對聳交茂公指謂客茲土墟于盜也久矣而栢獨存
真後凋者哉客曰不然惟公之德可况有五其存也固
宜棟梁之器雖小已異表司徒之言公生似之置于平
地千丈日至昌黎伯之論公學以之雖坎壈于中年亦
殊群而挺正逮茲時之重芳叶江夏之流詠瞻漢臺之
列樹棲暮晨之慈烏方弄印而闕長諒匪公其孰居既
扶持以神明必君臣之際會告成功于歲寒非武侯吾
誰賴且夫抗疏紹興其砥柱乎立我大廈其該輔乎雙

榦之祥又何著耶不然是栢也雖非霜雪之可移設若
燎于熟屬薪以蕘兒殆與蒲柳等爾其免佇立而吁恠
者幾希夫然故客譽之非說也公受之非過也言有不
足誦以播之其詞曰公之居兮畝宮公之材兮棟隆尚
封植乎此木以無忘夫角弓

周德友真贊

粹面盎背君子之容秀眉豐頰文雅之風冠裳巍然宜
在金馬庶幾高彪以勸學者

盧溪先生王民瞻真贊

戊子八月一日

嘲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

爾顏配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
善者機吾獨喻之水盈科并無波蓋風被而文成非月鍛而日
哦微難以此千二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何

王日休贊

龍舒王日休字虛中儒釋兼通嘗為六經語孟訓解
至數十萬言尤篤信淨土之說嘗以特奏名入官棄
不就飄然訪予于廬陵方為學者講易一夕厲聲云
佛來佛來即之逝矣享年六十有九謝君承宗趙君
公言暨好事者持其像示予乃為之贊

皇：然而無求惕：然而無憂閔頽風之莫救攬眾善

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原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其有
作而莫識其無為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真覺

施聖俞叅政真贊

魏：堂：民之表儀磊：落：邦之著龜人云廟廊之
具自謂岩壑之姿節文斯二者一言以蔽之蓋將二十
四考于中書然後千二百歲而不哀乎 淳熙丙午三月
十二日書

侍讀學士劉公真贊 紹熙三年三月三日題

辭章秦漢不踐內制才識班馬不為太史蓋時通而命
番亦名高而眾忌雖然問學如歐九而資其博英傑如
蘇二而服其氣茲所以為公是也與

中書舍人劉公真贊 紹興二年三月三日書

中朝大議專以正對名邦宅牧輒用德最如叔向之遺
直兼子產之遺愛此非叔貢父耶有諸中必形諸外也

墨莊陳夫人真贊 紹興二年三月三日題

賢哉夫人克相其夫以墨為莊非田之腴壽考蕃昌百
世苗畬陶母同邑其後身乎

省齋文稿卷第九 終

省齋文藁卷第十

周益文忠公集十

省試策三道

紹興二十一年

史稱文帝比成康孝宣比商宗周宣當否何如對

欲知帝王之心者必考其所學之道欲知帝王之治者必觀其所任之人在昔唐虞之君以若稽古之學迭相授受舜之用中堯實畀之禹之執中舜實畀之其在成湯所學者建中而已其在文武所學者皇極而已所謂變詐之術慘刻之法未嘗著之于心宣之于口是以治效純粹名聲彰聞載祀千百堯然不可企及則其所學之道為何如耶若臯夔若稷契若伊尹周公咸以聖賢

之資居輔弼之任或陳九德或諧八音五教于此而敷
百穀于此而播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大勲足以光盟
府之藏是以都俞而萬邦乂優游而百度舉經傳之所
載先民之所談鏗錡炳耀盪人耳目由今望之若神人
然則其所任之人為何如耶帝王既熄降及西漢言治
者必以文帝宣帝為先一時治績著在史冊班、可考
觀其親飾子女結匈奴和親之好大明信義致單于渭
上之朝偃兵息民人以寧謐可謂有意于撫綏之方矣
聞賈生之言則前夜半之席嘉黃霸之治則增潁川之
秩才能類進衆職修理可謂有意于任用之術矣開籍

田以勸農舉孝弟以善俗總核名實信賞必罰可謂有
意于設施之要矣然究其終始推其功效往、得于此
而失于彼舉其小而遺其大故制度可修也而文帝未
嘗修德教可任也而宣帝未嘗任彼豈憚于有為而甘
于自棄與蓋其所學非帝王之道而其所任非帝王之
佐故也何以言之人君之所為係其所學、于帝王則
足以成帝王之治學于駁雜則足以成駁雜之治如符
契之相合如影响之相隨有不可掩者文帝所學者何
道也刑名之道也宣帝所學者何道也雜霸之道也夫
惟二君所學如此其能如帝王之存心乎愚故曰欲觀

帝王之心必考其所學之道者此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必有賢哲為之左右然後可以大有為于當世如股肱元首之相資如風虎雲龍之相從有不可廢者文帝所相者何人也木訥之絳侯任氣之申屠嘉而已夫宣帝所相者何人也好嚴之魏相不事之丙吉而已夫惟二君所任如此其能繼帝王之盛治乎愚故曰欲知帝王之治必觀其所任之人者此也夫文宣之學既如此文宣之佐又如彼其有愧于三代之事業不必學士大夫乃能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矣孰謂班固負良史之才當筆削之任而昧于此乎請為先生申其說夫周

家之治起于文武而大備于成康之時漢氏之業創于高惠而涵養于文帝之世然則成康也文帝也皆守成之君也蓋堅于是稱之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蓋論其守成之時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之所致可以比夫成康也必欲責文帝以禮樂庶事之備其如無成康之學何其如無成康之佐何商周中否王業掃地賴高宗宣王而中興漢武窮兵海內虛耗賴宣帝而復振然則高宗也宣王也宣帝也皆中興之君也蓋堅于是贊之曰可謂中興伴德商宗周宣蓋論其中興之效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之所致可以比夫商周也

必欲責宣帝以嘉靖商邦明文武之功業其如無商周之學何其如無商周之佐何嗚呼世已遠矣二帝三王之不可復見矣有君如文帝如宣帝猶以所學非其道所任非其人遂不足為純粹之治况于晉唐之陵夷乎必欲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又得臯夔稷契伊周之臣則千載一時端在今日恭惟主上擴帝王之量以撫寧方夏體天地之德以覆育群生綿宇固已阜安民心固已愛戴方且日與一德大臣緝熙百度潤色洪業可謂得帝王之道而又得帝王之佐矣直筭計見効豈矣劉之君敢冀其萬一哉是以執事先生推天保報上之誠

作為問目俾諸生兼舉而畢陳之夫西漢撫綏之方任用之術設施之要凡得失優劣之可言者愚益詳言于前矣至于今日之治可得而形容者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姑取詩人之頌以配當今之治庶幾乎美盛德形容之義迹夫載戢干戈載橐弓矢則時邁之頌可以形容矣多黍多稌亦有高廩則豐年之頌可以形容矣郊祀天地產祥降嘏則願獻成命之頌可乎設業設簾肇新雅樂則願獻有瞽之頌可乎籍田所以勸農也何愧乎載芟之所作原廟所以奉先也何愧乎絲衣之所陳興崇太學足以掩在泮之

美務農重穀足以掩在坳之頌至若躬祀太一祈民福也禁止漁捕遂物性也捐減田租裕民力也刊定法令明國章也是以仁增而益高澤厚而愈深歡頌沸騰和氣充溢上為日月星辰順其序下為草木鳥獸安其生自非吾君之仁吾君之德則何以臻茲若乃運至化于一堂之上納生靈于太和之域熙：怡：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謂帝力何有者則又非諸生所能形容也

春秋賓禮人才之優劣

愚嘗讀周官之書見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卿之長各帥其屬治教也禮政也刑事也其任既殊所掌亦異

獨于賓客之禮則聯事合治不專主于一職故太宰百官之長也而以禮待賓鄉師地官之攷也而曰州共賓器賓禮則以親邦國春官固加詳矣候人以帥方治夏官固有司矣行人之職載于秋官圭玉之制掌于玉人此其大畧也若夫待之以四郊之賦共之以外府之財燕饗有儀賀慶有禮散在百官者又皆繼祭祀而言之

一何待之如是之厚紀之如是之詳也耶此無他玉帛交贄有國盛典方將轉戰爭之事而為揖遜之禮釋甲胄之器而為俎豆之容使神州有磐石之安而甌脫無風塵之警則其待之厚而紀之詳不亦宜乎惟其如此

故當是時上為卿士之在位者下為俊秀之在學者往
往日熟乎待賓之儀耳熟乎待賓之樂周旋進退勞贈
酌答無不洞達于胸次一旦馳四牡之車挾英蕩之節
或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或蒞盟以交鄰國之歡則無非
專對之才無非膚敏之使又豈有不忠不信者哉又豈
有失節辱命者哉下逮春秋之世諸侯暴橫爭戰相尋
其棄先王之典籍如弁髦土梗固不可與成周之盛同
日而語然而故國喬木風烈尚存執斧伐柯其則不遠
如叔孫穆子之聘晉也聞燕享之歌奏而有不拜重拜
之別是所謂識君臣之體者也五善之獲其庶幾乎叔

弓之聘晉也郊勞則辭致館則辭是所謂知謙遜之禮
者也膚使之美其庶幾乎叔向聘楚而問無不知是不
辱命者也士起朝王而辭不失舊是又能專對者也以
區區之鄭猶多君子故廷勞衛侯則太叔簡子之才見
稱于北宮郊餞宣子則子旗子柳之賦亦盡于此與其
于交際信可觀焉雖然有所謂全材有所謂一偏之材
成周盛時但見皇華之遣使四牡之勞還而未嘗聞以
一善之美一言之能取重于世垂名于策者非無其人
也全材既多不可勝紀故也春秋之世則不然一善必
聞一言必著故長于斷事簡子以之長于應對太叔以

之必欲責簡子以應對責太叔以善斷吾恐尺有所短
矣推是以往則穆子之五善未必有叔弓之膚叔向之
不辱未必有士起之專對不謂之一偏之材可乎嗚呼
驂騑不生凡馬可以當上駟楸楠不出中材可以為巨
用惟春秋禮典湮滅人材難得故教子得以擅美于當
世而垂光于後代使當成周之盛則家：自以為稷契
人：自以為臯陶固未容倣：錚：獨有聞于世也恭
惟主上好生之德保養生靈不殺之鞏固丕緒爰自睦
隣修好使命交馳禮樂之光華庭實之旅百視前古為
有加焉則凡被出疆之選膺杖節之寵者無非忠信威
儀之士辨博通敏之材蓋已遠邁春秋之時而疊：
乎成周之盛矣執事先生親執文柄發為問目以為
諸生異時或啣命而出必能增重國體且舉春秋教
子俾品蒸而脩陳之頌惟竅啓何足以與此然蒙被
教育之久鼓篋學校之間竊聞朝廷待賓之重與周
匹休朝夕之所觀感朋友之所講習亦云熟矣所謂
交際之道非曰能之益亦不敢自處於春秋教子之
後惟先生其進之

務農

敦本之道莫大于務農務農之要莫先于戢兵何則

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之多寡不在乎他在乎農而已農之勤耶則萬箱之積可坐而致農之惰耶則九年之蓄無自而成為民父母苟能旌其勤而賞之覈其惰而責之則非特百姓之足也而國用亦足焉非特國用之足也而禮義可興焉愚所謂敦本莫大于務農者此也雖然上有務農之意而不知戢兵之道則雖督之勤：勸之諄：吾殆見其力勞而致寡矣何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也為民父母懲忿而窒欲偃武而右文則向也荷戈之士可使轉而為抱耒之農也戰爭之場可使轉而為膏腴之壤于斯時也

民安其生農復其業上之人雖無事于勸猶將勉焉况又督之勤：勸之諄：耶愚所謂務農莫先于戢兵者此也三代而上遼哉邈乎未易槩舉姑以成周之法質之昔者成王纘文武之緒又得周公為之佐兵已戢矣天下已定矣于是念稼穡之艱難思先公之遺訓置地官之職嚴井田之法觀其百畝為夫三夫為屋三屋為井：方一里是謂九夫而八家于此共焉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然後大司徒頒之以職事小司徒令之以貢遂師巡其稼穡遂大夫稽其事功凡田之不耕者則使之出屋粟以罰之夫惟勸之如此其至也督之如此

其嚴也借有惰農亦將鞭其後而耻躬之不逮况于深
耕易耨之毗乎家給人富無足怪者向使成王周公不
以生民為念而以黷武為心則轅門之士衆而南畝之
人寡轉餉之用廣而倉廩之蓄微雖有井田烏得而耕
諸雖有穀粟烏得而食諸吾于此益知務農之道非戰
兵莫可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仁德昭著知敦本莫大于
務農也于是乎行勸課之令若帥臣若漕臣若守若令
皆以勸農為職則敦本之意可見矣知務農莫大于戰
兵也于是乎力戒征伐之事澶淵之役非武之不振也
恐南北之民不得盡力乎耕耨故也元昊之和非威之

不立也恐西人之子不得盡力乎耕耨也故卒之倉廩
充盈禮義興行政教以平刑罰以清非戢兵之效與迨
于主上握圖御極述追先志擴聖人之度締北道之歡
詔書教下專以便民為務比年以來人有常產地無遺
利金穰屢應百穀用成古所謂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田其在茲乎執事先生尚患大江以北田疇未闢欲倣
成周下劑疆宇之制俾民樂于開墾特垂明問俯詢末
學自非上體聖君之德意而下欲知農之勤惰則何以
及此側聞適者因守臣之請復力田之舉置以學籍誘
以爵祿蓋將勸天下之農復兩淮之舊也假以歲月則

耕者四歸皆願出于吾君之野萬億及秭耄足可俟又何必下劑以致之疆宇以任之如遂人所載乎若夫魏文當戰國之際兵革不息民皆失業故李悝畫為盡地力之教漢武當窮師之後海內虛耗饑饉存臻故趙過平都令光之徒或為代田或以人輓是皆權一時之宜救不足之弊所謂積之涓涓洩之浩涇殊不知兵戢則農富農富則用足紛紜之法果何益哉今必欲舉是道以為盛時獻亦何異時雨既降而欲進灌溉之利日月既出而欲揚燭火之光其惑也甚矣執事以為何如

省齋文稿卷第十終

省齋文藁卷第十一

周益文忠公集十一

試館職策一道

近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周某程大昌並召試館職劄送院者本院已選定今月二十四日早引試今撰到策題一道謹錄呈進如得允當乞速批降付學士院施行奉御寶批依

紹興庚辰九月

問祖宗以三館育天下之英才推擇之重視漢之藏室唐之瀛洲為不足道故必閱試其人然後命之則有事于此者非但若場屋進士以為取科級而已今天下之事多矣而其大者三焉曰兵曰吏曰

財兵自比年狃于無事閱習之不以時養養之不
以道將姑息而不變與則懈弛因循不足以致一
日之用議者或欲汰癯弱革濫冒作而新之則張
皇紛更之虞在所慮吏員猥并文武官在選過二
千輩率以三人守一官而不足置之而不問與則
淹滯失職非所以待四方之士議者或欲裁任子
梳流品改而張之則少恩變古之譏在所恤歲入
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
己一意于愛民與則養兵贖國不能以為卒歲之
計議者或欲謹通欵嚴征權權以濟之則竭澤無

魚之憂在所先此皆今日之急務吾君為之寢而
不寐當饋而嘆亦學士大夫所宜有獻也願聞至
當之說將以復於上

翰林學士洪遵撰

對

有弊可言不害為治無弊可指君子懼焉昔賈誼太息
流涕于文帝之時而牛僧孺稱太平無象于文宗之世
漢宜哀也而禮義之俗成小大之刑措唐宜盛也而太
和開成之政後世無傳焉善觀時者必有攷于斯矣吾
君躬聖神總萬邦盱食而宵衣任賢而使能勤儉修乎
一身仁心孚乎遐邇凡可以為民興利而除其害者患
弗聞耳一聞焉未嘗弗行也道純德厚元安幸矣願天

下之事猶有可言者焉蓋除患禦侮莫如兵而選練之未精趨事赴功莫如吏而猥并之未清足國裕民莫如財而邦賦之未盈大臣之所謨謀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至詳矣芻蕘之賤其能默：乎自戰國秦漢以來其興衰治亂鮮不以兵而其節制訓齊則係于將今不察將之能否而惟兵之衆寡是問其可乎晉文公之伯也車七百乘耳然少長有禮卒成大功至昭公平立車乃四千乘是宜諸侯震懼無敢竊議然子產乃謂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是則兵不在衆明矣李信蒙恬以秦兵二十萬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則

兵又有時乎用衆也雖然二者皆是也兵寡可也寡而不精則不可也兵多可也多而冗則不可也今六蜚所駐內倚三帥以為根本之衛自江而上迤則京口金陵遠則荆襄蜀漢中則九江池鄂帶甲之士無慮百萬然而閱習之不以時養養之不以道瘡弱之未去也冒濫之未革也將姑息而不變與無事則勞吾發射有用則干吾法紀矣將大為法制以澄汰之與則蕭俛銷兵之謗紛然矣為今之計莫先任將：得其人兵自精矣昔李光弼代郭子儀于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也一號令之氣象乃益精明此非明效大驗耶比之詔書旁

午逆制淪度未汰一卒未蠲一弊而謗興于下怨歸于上者則有間矣雖然則特任將之效而未若御將之為尤急也夫一仞之墻民不得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何者凌遲故也明乎此則堂陛之勢不可以不嚴搯舟之人楫維在手以之臨三峽泛洞庭委蛇曲折無不如志苟檣傾楫摧則雖斷港絕潢之間覆矣明乎此則臂指之勢不可以不運夫惟堂陛之勢嚴則姑息之患自去姑息之患去則為將者方且畏威率服之不暇而為兵者亦安得不投石超距以奮其勇力哉惟臂指之勢運則可汰之可革之而何張皇紛更之有此御

將之所以為尤急也今朝廷清明綱紀不紊彼提尺籍伍符于外者猶懈弛因循不能作士氣偃蹇傲睨不能體上德假令幽障之烽起插羽之檄馳雖使兵精適足資其飛揚耳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在今日固當汲之也請借漢以為喻高祖之困于成臯也共車者惟滕公耳自稱漢使馳入張耳韓信之壁即其卧内奪其符印麾召諸將而易置之信耳雖驚無能為也周亞夫屯軍霸上文帝勞車先驅至乃不得入至謂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帝反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嗚呼信耳虺將也而高祖之術能行於敗衄之

餘亞夫平：耳孝文乃不能伸威于畿甸幸亞夫無反相耳向使稍懷顧望豈可不為寒心哉明主鑒二者之得失則尊君卑將之道默然而意傳矣官冗之患所從來久人之言曰古之事也簡故其官畧後之事也繁故其官詳惟簡故精惟繁故冗今既異于古則後益多于前故夏商之官也已倍于帝者之世是固然矣西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至唐太宗乃能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詎可槩以古今先後論耶大抵創業之初入仕之途寡則闕員為多承平既久入仕之途衆而官始冗矣請置歷代直以本朝驗

之藝祖肇基王業增置州縣佐官至於遐方下邑人所憚往率強予焉當是時聞以乏人為患矣未聞患冗也祥符而後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寢加于舊嘉祐中歲取吏部之選者為宮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百人論者患其多為至於元祐則以闕計員什蓰相倍矣流弊及今抑又甚焉魚貫于都門麋至于銓曹守選之人殆過二千率數十人而競一闕五六歲而誤一官士而至此亦可謂淹滯失職矣夫上有失職久閑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有司安得置而不問與議者猥曰考績而升黜之則智者用愚者伏賢者進不肖者逐庶其有

瘳乎雖然似矣而未盡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蓋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其數各五十耳何以知
其然也記曰有虞氏官五十是以知其然也夫以朝廷
之上其官止于五十則功罪可以坐見能否可以意知
而後考績之法行焉又况舜命九官或終身不徙三考
所陟不過如增秩進章服耳今銓選之法由判司簿尉
升之令錄幕職自是等而上之則為大邑為守貳雖以
甚凡之才苟不麗於刑辟而力足以致公車之薦者皆
可積累歲月歷階而至吾惟稽閱以選選按籍以授紛至
而沓來者不知其幾也賢否何知焉故曰考績似矣而

未盡也然則奈何曰置官有常員不可損也入流無常
數胡不澄其源乎夫其源常清其流猶濁如汨其源濁
孰甚焉國初取人大要科目與任子耳自建隆迄開寶
歲取進士多者三十人少或十人歲補齋郎不過十五
人進烏不過十二人而已兩途多寡適相當也近世奏
名常數百輩而以郊恩入文武官者殆且十倍其他雜
流泛補休致遺占之數不在焉可謂弊矣今將裁任子
棍流品固也然驟于革弊則多怨輕于定令則易搖以
多怨之人而議易搖之令利未遽見謗則隨之此縉紳
諸儒所以樂于因循而無敢輕發也與夫歲許貶恩祖

宗法也及其弊也則更以三歲之制貴而親者如宗室
近支猶遞加降殺少恩變古之譏初無聞焉至于今日
何獨疑之宜命掌故按諸道郡邑有幾設官分職有幾
三歲而入仕者又有幾略以員闕之數而制為入流之
限庶乎其可也抑有二說國家寄祿之階蓋有倣古元
士而制定員者由第四品而上雖以侍從之貴或七年
或十年僅容一轉武列稍崇則非軍功不遷也名位差
殊其嚴如此彼官登正即任正使者實始蔭補頤乃下
與議即崇班之流同其歲月何不改而張之此一說也
誠使文階視正即武階視正使者三經郊而一任子卿

監橫列者而上再經郊而一任子至從索廡車則三遇而虛
其一焉此又一說也假以數年使已仕者無需次之淹
方來者有易進之望亦可以待四方之士矣此法一定
則雜流泛補之恩扼之非難也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
夫時捺刀不割夫利之期此言當及時也圖之此其時
也矣往者四郊多壘饑饉連歲丁壯轉徙田業荒蕪加以
東征西伐賞賚四出固嘗傾司府之幣發內帑之藏理
財之難惟彼時為然且民力裕于下邦用足于上是
何也民知上之不獲已而非以厲我也故賦歛雖煩罔
有慝志焉粵自國步既康無鬪爭金革之聲未嘗橫歛

以傷民之財也未嘗勤戍以傷民之力也而又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再登三登矣而贍足之報猶未上于大農意者損上益下之道當日新而又新與昔文王為靈臺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及皇國父為一臺既不速成築者又從而謳焉夫築臺一也此悅而從彼憤而怨蓋亦反其本而已矣且有子固非愚人也其對諸侯用不足之問而曰盍徹乎孟子之論理財亦欲修其政事然則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蓋有當為者矣今世之言財利者第曰謹逋歛嚴征權征權不待嚴也何以明之周制萍氏幾酒謹酒群

飲則有誅焉蓋以酒醪為糜穀之本故節之也漢法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搽兵乘馬蓋以從事于末則害農者蕃故抑之也後世則大異矣養兵贍國之計賴于征商權酤者十蓋八九古抑商賈今惟患其不多古節酒醪今惟欲其飲也如是足矣又欲嚴之毋乃使事舟車者多于南畝之鉏犁樂沉酣者悉為閒民乎至於謹逋歛之說則尤不可以不辨漢唐守令躬行阡陌視民如子固有以勤撫字拙催科為賢者矣方冊具在可觀也今駕朱轡縮墨綬者率以逋歛有無為殿最他可畧也此年以來縣令之趣辦者部刺史固嘗薦聞而遷其

秩矣二千石陷失常賦者地官固嘗按劾而削其階矣
又欲謹之民其無餘矣然則今日理財卒無術乎曰有
之曰何術也躬行敦朴以先天下可也無已則有一焉
任人而久任之是也今俊又在官、惟其人而于掌邦
教阜民財者尤致意焉亦可為擇人矣卿貳總其綱即
曹陳其紀所謂量入為出之道日夜念之至熟也而中
都之貫未朽太倉之粟未腐議者疑焉昔劉晏當軍興
水旱之餘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豈今安平盛際反有竭
澤無魚之憂是殆久任之法未行故富國之效未成耳
晏之領度支也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之權悉付之雖職

守屢移而領使如故因能而任蓋十有六年用能究漕
運之利病制萬貨之低昂幹山海排商賈知所以取而
人不怨知所以予而人不乏向使教玉人之琢牽善書
之肘信之不專任之不久則晏也不以妄作誅當以曠
職廢矣唐之中債何自而振也哉前事昭然後來之龜
鑑也如其不然才無聞而驟用席未煖而輒易百人與
瓢非惟無益瓢且裂矣不特此也世有饑穰天之行也
禹湯被之矣脫兵旱相乘天下之力屈此漢儒憐之
所憂而史氏特書以示後者也安得愬然而忘之耶凡
此三者急務也不患于不能知亦不患于不能言願

力行何如耳昔周宣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欲
惰兵去冗吏省常充賦是政事之當修者也若乃疆場
之事則不可得而聞矣管仲謂東郭垂曰我不言伐莒
子何故言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然則疆場之
事雖不可聞也亦可竊意也夫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
敵次之國家守信愚曰可矣禮以徠之恩以結之金幣
以餌之奈何琬圭之瑞雖交而蹄林之馬常秣抑不知
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耶其將深思遠謀多方以誤
我耶是未可知也願當堅盟誓之約而修政事以應之
耳誰憚而久不為乃直為是慄：也抑又有獻焉猛虎

伏于山林故其氣馘或能驚人而動物一旦咆哮于無
事之秋而跳梁于四達之衢安知陷阱不設于蕭牆強
弩不發于徒中也哉蓋亦激勵我將帥甄別我人材均
節我財用毋為戎首以盡夫自治之道設有警焉相時
而動以收卞莊子之功則寢何患乎不安而當饋可無
歎也傳不云乎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
規

省齋文集卷第十一 終

省齋文集卷第十二

周益文忠公集十二

策問

金陵堂試策問五首

問春秋何為而作乎為褒貶而作也齊豹之盜三叛人
 之名微矣皆謹書之懲惡也懲惡如此褒善其可已
 耶夫子之稱管仲曰相威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稱子產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之人也繫以春秋之法固宜大書特
 書不一書而已也今以左氏傳攷之管仲自魯莊九
 年相威公而終于僖之十七年子產自魯襄十年見

威諱桓
正諱匡

于傳而卒于昭之二十年夫以四十餘年執國政成大功則盟會聘問交乎諸侯者眾矣顧其姓名乃不一見于經然則聖人褒善之旨果何所寓萬世之後果何所勸乎且管仲既正天下矣孟子乃謂魯西之所恥子產既能使民以義矣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為政意者以春秋無一字之褒而為是紛：耶書訖秦誓詩繫魯頌學者疑之也久諸儒辨之也詳今也請無問其他願聞穆僖之政其褒貶見于春秋者視詩書所稱異乎同也恭惟皇上聖學高妙而于麟經尤致意焉諸君皆能言三威七穆者也異時奉集英之

戊寅三月

對勤華光之講必有成說願以一二告于有司
問孝文之在御也漢之為漢二十餘年矣五兵雖戢文治未興其居公卿預謀議者非絳侯之少文則袁盎之不學而釋之：卑論也賈誼以洛陽年少言天下事豈惟出當時諸老先生之右兩漢名儒未有能越誼也今觀其傳而可疑者三焉誼之言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又曰德教洽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風哀雖使孔孟復生不易斯言矣而太史公曰賈誼明申韓嗚呼誼乎申韓乎夫是以疑其學定官名正禮樂究三代之所以長知暴秦之所以短

體貌大臣則禮行當代分封諸侯則效見後世謀畧如此可謂美矣奈何改定制則有土德尚黃之異欲試屬國則有三表五餅之踈夫是以疑其術誼之謫長沙也史謂意不自得一聞鵬音怪而悼之胸中所存幾于溢矣及讀弔屈之文則縹然如千仞之翔鳳沕焉如九淵之神龍殆將出險微超尋常而非藩國所能淹也讀自廣之賦則濬乎若深淵之觀汜乎若不繫之舟固已同死生輕去就而非外物所能動也夫是以疑其文諸君將何以處此若夫進則前席于夜半退則數問以得失凡其所陳亦畧施行然則

謂帝踈誼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者又何如也願虛心而承教焉

戊寅九月二十四日

問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人君言行雖動天地可也况于民乎况于士大夫乎陛下克儉如大禹不殖貨利如成湯卑服即功如文王然猶闢室殿廬之側榜曰損齋摘發宸藻著德忿室欲之義德風所加何草不偃甚盛舉也自漢以來躬行節儉莫如孝文然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娼優下賤得為后飾民之好奢信難革耶唐楊綰一宰相耳始輔政則黎幹損駟馭郭子儀散音樂移風易俗又何易也諸君試

評漢唐難易之由然後推明今日之盛有司寓願寓
目焉 己卯三月

問扶哀救弊莫如忠載道傳遠莫如文周鼎將遷斯道
泯如也固節義之大閑續雅頌之遺音不在屈平乎
二十五篇之作志切而詞深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奈
何學如揚雄才如班固或議其忠或抑其文學者疑
焉願與諸君子論之夫離騷于懷王之世其詞固曰
依彭咸之遺則然則懷沙以感項襄者屈平之素志
也忠乎非與反騷作于元成之間斷章固謂棄田賦
之所珍然則撓節以從新莽者揚雄之本心也智乎

非與識者觀之必曰沉湘而遊忠已遠矣使投閣而
莫揅智安在哉尚論千載必有考于斯矣太史公之
傳離騷也謂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庶幾兼國
風雅頌之體班固則不然謂羿澆二姚不合于左氏
崑崙元圃不載于經義及其陳堯舜稱湯武譏桀紂
則置而不言露才之謂怨懟之誣惟恐詆之不力也司
馬相如何如人哉固為贊曰要其歸導之于節儉此
與詩之諷諫何異嗚呼曾謂屈平不如長卿乎恭惟
仁聖在上數子固無與乎今之世矣雖然判忠邪別
是非學者所宜盡乎心也盡索言之 己卯三月

問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襟也豈容讀而或疑而不思乎聖如堯舜不可以有加矣所謂博施而濟衆與夫修己以安百姓者固優為之子貢子路嘗有問焉夫子何以皆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舍二帝而不以是為病者誰也夫子嘆好仁之難蓋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及論諸弟子則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夫三月之不違日月之至雖未底于大成要為用其力矣顧云未之見者何也六經惟易春秋明天人之奧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伯魚過庭告以詩禮而

不及書乎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誨人之先後也何四教之設乃以文行忠信為序乎此皆學者之所疑諸君平昔之所宜思也若夫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則然何唐太宗以為孔子之說孔穎達以為聖人之謙與夫太宗號為銳精經術穎達嘗著五經正義不應繆妄如此意必有說焉願併陳之 己卯九月

宣州解試問一首 己卯

問學校興則教化明王室尊則名分正立言垂訓孰有大于此者乎孔子天縱將聖生于庠序廢壞之際

欲駕其說則四代之學政固宜諄：乎時君之聽洋
洋乎七十子之耳也三復魯論乃無聞焉謂青衿不
至無預治道而弗言與則古之王者建國君民何獨
以教學為先也謂夫子雖言而門人弟子弗之記與
則凡寢食衣服之節指顧趨進之容皆謹書之何為
舍其大而錄其小也然則平居之不言二十篇之不
載殆有深意于其間矣七國紛爭成周不競孟軻氏
以亞聖大才歷聘于時是宜憐：尊王少抑僭亂今
以二百六十一章攷之曾微片言謂齊梁方強不可
告之與則土地甲兵莫強于秦：猶為逢澤之會而

朝天子何獨齊梁不可告也謂戰國之君不足責以
大義與則堯舜之道高矣遠矣軻也猶且日陳於前
何為不可語以尊周也然則宜言而不言或言而不
書亦豈無深意也哉恭惟主上緝熙光明既得孔孟
之心學宗儒游藝復取二書而肆筆烏副墨所頒徧
於郡國諸公必被奎壁之照獲以聖王為師口誦心
維必將有見於此敢問論語不言學校其說安在孟
子不及尊周其指安出記諸善言者孔子弟子也或
曰有子曾子門人所作耳然則劉向之言非與著書
七篇者孟子也或曰萬章公孫丑所記耳然則趙岐之

題辭非與願摠素蘊發明之庸稱今日尊崇孔孟之意

家塾策問七首

問三代以降創業垂統之君其可稱道者漢高帝魏太祖唐文皇而已是皆雄才大畧轉家為國以弱為強者也然而彭城之敗滎陽之誑成臯之跳廣武之傷漢之為漢蓋皇：矣濮陽馬墜勢則衰宛城矢及身益危臨濟殆哉賴虎癡魏之為魏亦夔：矣西原追奔不食者二日雄信奄至獲助於敬德于斯時也太宗嘗皮：矣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豈可恃天命之方昌而僥倖以為常也哉此其可疑也三君不皆

有事于蠻夷乎白登之眾遼東之師乘中國既定之後士馬方強之時而被圍而徒歸殆不若柳城之役興兵于擾攘而決勝于險巖也意者用眾自古之所難而出奇兵家之善機乎抑師有曲直敵有強羸乎此又可疑者也喜用太公之兵法自為新書以征伐反復李靖之問答則其規模準古類不輕發矣及乎決機兩陳如轉圜應變千里如舉睫回視古書乃無一合此又可疑也至如夜思經傳登高必賦史氏取之銳精經術喟然文治七德舞之彼固不可專于用武也高帝則不然直溺儒冠而侮之耳及讀大風飛

揚之詞四海橫絕之句則其威靈氣焰凜乎超今而
冠古豈可與舒戔黠翰循規蹈矩者同日而語哉此
又可疑者也或曰高文之功盛矣抑德也若曹氏挾
衆以傾漢學者惡聞而恥及之豈其匹哉善乎司馬
光之論曰魏取天下于盜乎非取之于漢室也故願
與諸君論焉毋以其不應措于漢唐之間而遂黜之
也

問古之銓選也任人後之銓選也任法去古已遠官未
嘗不冗也惟任人則可得而責焉今固不然闕纔百
餘而待選者動以千計賢愚同滯能否無別事^士之失

職如此而朝廷不以是責吏部亦曰法固當耳非吾
過也于是近借遠次歲增季展復取四選之闕更互
用之向之所謂法者亦且紛更而難守矣雖然猶未
足以救一時之急也况欲經遠哉夫襲故常則滯留
之嘆興限入流則刻核之謗起清源正本可謂至難
考古御今必有要道願聞中論毋為空言若乃趙文
子舉管庫之士七十人崔祐甫除吏八百員其人果
皆卓然可用者乎抑所謂片善寸長者乎考之于史
亦有可見者乎當是時官有定員職有常守一旦所
舉如此之衆不知何以處之也併為究陳之

問戰國之際吾道不明孟子所以切々然垂世立教者
不過尊孔氏闢揚墨而已韓愈號推尊孟氏者也原
道固曰其言道德仁義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
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夫措揚墨于佛老
之間其闢之者至矣及作諍臣論乃曰禹過門不入
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其讀墨子亦曰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一以比
佛老一以為聖賢一以配孔子是特與孟氏大異而
其言亦自相戾矣自列禦寇以來至于漢儒數以孔
墨為言豈其道果可相為用與抑愈也徇其名而弗

思與願考其是非而折衷之

問劉禹錫有云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斯言一出
世未有改評者也三國鼎峙山河靡裂然諸葛武侯
出師表尚能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曹思王波瀾之富
蓋亦浸淫乎風雅矣唐太宗治幾成康而士大夫文
體終不能掃齊梁之陋下逮元和其政化豈貞觀比
哉而韓柳之文登漢秦周凡是數者其高下疑若不
相關然諸君試為言之

問三代之政或忠或質或文子孫世守之歷數百年
未之有改也至西漢則不然惠帝用曹叅以清淨

寧民而畫一之歌起武帝表章六經以號令文章為
事而公孫弘之徒以儒學佐之及宣帝中興則又總
核名實信賞必罰而魏相之聲著焉夫為國行政僅
一再傳而輒變彼在位之奉行與斯民之耳目毋乃
紛更而莫知所守惑亂而莫知所從乎然而同歸于治
者何也是則三代膠其法而不變者獨非與諸君試
條其說且評是三者孰優孰劣可施于今者而茂明
之

問夫子修春秋先儒論之衆矣為左氏學則曰道周公
之志也言公羊者則曰黜周王魯也解穀梁者又曰

明黜陟著勸戒也至唐陸淳舉闕之惟曰救周之弊
革禮之失而已其說果能屈三家而盡夫子之意乎
若乃董生以為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以為樂道堯舜
今以經考之明三王者何事道堯舜者何辭願併聞
其說

問帝王之世刑罰未嘗廢特在乎欽恤明允而已盛德
莫如虞舜太平莫如周成然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所以待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者備
矣司寇設官其屬六十誅戮囚役曲防事制所以垂
象魏而示萬民者繁矣而叔向乃曰先王議事以制

不為刑辟毋乃與舜典周官所載異乎仲康征嗣侯
 曰其或不供邦有常刑是禹未嘗無刑書也伊尹戒
 太甲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是湯未嘗無刑書也而叔
 向又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不
 亦誣乎叔向博矣何以為此言而不悟子產辨矣何
 以受此名而弗辭若乃晝夜冠而民不犯何以有四
 凶之誅刑措不試四十餘年何以有管蔡之辟夫近
 而大臣親而諸侯猶未免于刑罰謂愚民何故願與
 諸君論之

省齋文集卷第十二 終

省齋文集卷第十三

周益文忠公集十三

策問

家塾策問十二首

問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古之人君平居無事則縱侈以傷財一遇兵革則頭
 會箕歛視斯民流離而弗恤也粵自主上御極躬行
 敦朴以先天下內自宮庭所需外暨官吏之奉大而
 郊祀儀物小而墳燭庭燎凡可約者無不約也惟是
 醜虜未賓營屯相望遣戍勞還其費有不可得而已
 者然常賦之外未嘗一毫取諸民也既力止羨餘之

獻又深懲聚斂之吏間遇水旱憂恤備至宜乎家給人足臻于富庶而豐年樂歲里閭猶未免于窮乏何為其然也意者惰農尚畝地有遺利與末作者蕃不思務本與風俗侈靡妄用以耗之與州縣奉詔不虔巧為刻剝而耳目之官弗之察與欲救四弊當有成說夫使民說而百姓足以副吾君慈儉之德亦諸君所宜究心也

問夫子之知門弟子七十子之知聖人其亦審矣抑猶有可疑者謂參也魯然一以貫之遽悟忠恕門人欲事有若斷然以為不可參非魯鈍者也謂求也退然

季氏富於周公又為之聚斂將伐顓臾則贊其動干戈於邦內求非謙退者也豈聖人之抑揚自有深意與抑與其進不保其往與澹臺滅明欲事孔子以謂羽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而才不克于所望二說蓋相反矣夫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何至于貌哉此夫子知門弟子之可疑者也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欲從佛肸則致惑焉亦可謂介然有守而知聖人者矣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此豈夫子之所屑就而子路猶以告予若以為野人之語則孟

子當闢之矣而肯記有命之荅乎至如子夏子張子游雖未為深得聖道其智要足以知其師矣奈何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彼有若固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而敢當其位乎司馬遷陋矣直謂其狀似耳柳宗元又從而實之尤可嘆也雖然論語二十篇首章記夫子之言而有若論孝弟次之且又子而不名豈當是時門弟子果以其道可尊嘗敬而師之故後世因為是說與此七十子知聖人之可疑者也願考其理而析其疑

問所貴學古者非以其通于今而適于用乎如使觀書

者昧于政事而吏胥得以執其柄學春秋者失其宗旨而是非無以信于人讀易或不若卜筮之專究禮樂或不若工祝之習談詩或不能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經乎經乎其空言乎儒乎儒乎其無用乎聖人所以望後世王者所以育人材必不然矣自漢以來力闢異端惟六經是明設為科目惟通經是用蓋欲收實材補治道以追三代之萬一也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以儒宗自名者往往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其立大功任大事者則平時所謂不學少文及刀筆耕牧自奮之士也宣帝闢太子用儒之言殆將有激乎

此雖然遂以是而黜儒者則過矣今欲取其文必既
其實得其人必獲其用使古今不相遠表裏不相背
必有至論願無靳焉

問自古遷都不一無如商者蓋自契至于成湯已八遷
而自成湯至于盤庚又五遷焉帝嚳厘沃其書雖亡
意亦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而已若盤庚三
篇則古今告戒臣民未有如是之諄也夫民至愚
而神苟誠有以利己何至傲慢從康如此又况邦伯
師長百執事之人豈無達時變同心德者何待告之
以天命曉之以先烈誘之以世勞驅之以刑罰而後

諭也周自武王營居洛邑成王之時召公相之周公
又營之龜兆既食俘圖以獻可謂常吉之居矣然周
未嘗遷都徙居九鼎焉九鼎猶曰國之重器也乃若
居商之頑民不亦過乎其告之曰今爾惟時宅爾邑
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何畏于彼而待之
如此其周也夫違衆而遷毫疑若不順也而商卒以
興祈永命于新邑疑若不可易也而周惟以居頑民
此皆不可曉也及漢之高祖以布衣得天下當人心
未固之時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豈可忽哉然都洛已
定特以成卒一言而入關之意立決定都大計也微

戊卒得毋敗乃公事乎彼蕭曹良平之智獨不足以
及此耶此又不可曉也願併聞其說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考之
舜典九官皆舜命也呂刑乃三后成功歸之帝堯何
耶語所謂五人者指禹稷契臯陶伯益而不及伯夷
呂刑所謂三后者謂伯夷折民惟刑而不及臯陶毋
乃相戾乎九官相遜古今以為盛舉夫禹豈不知稷
契臯陶不習于治水何以遜為哉至于垂益伯夷嘗
遜矣稷契臯陶則否以稷契臯陶為舊命耶則夔龍
乃新命也亦未嘗辭焉辭之為謙則不辭為蔽賢矣

讓諱遜

其義安在亂臣十人語據秦誓而言也君奭乃曰武
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亶稱德其稱之者至矣
彼閔夭散宜生太顛南宮适之德業亦參考于他經
乎太姒之外餘皆無足稱乎鷹揚燮伐股肱王室太
公之功過周召矣願舍此而取彼何也至孟子論堯
舜乃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論文王則曰若太公
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其去取又不同矣盍辨其所
以然

問國以人而強士以多為貴不易之理也方晉文公之

伯其威名盛矣彼楚得臣一戰輒敗夫何能為而文公猶以為憂及其死而後喜曰莫余毒也已夫一得臣果能毒方興之晉耶衛多君子而犧牲玉帛奔走晉境之不暇僅能自保而已此何理也汲黯在漢位不過九卿于鎮撫國家裁判諸侯初無所與而淮南王獨畏之至為寢不軌之謀其折衝消萌如此及東京之季剛毅之士充滿朝廷或在公府或居要路乃內不能制宦侍外不能彌盜賊徒以身殉國相為存亡而已此又何理也以為一賢足以制難耶則得臣非賢也汲黯雖賢而無其位也以為輔周強國耶則

衛不能興漢卒不振矣是必有說願條陳之

問人君用臣道同則進之否則退之矣人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之矣德宗苛刻猜疑而陸贄勸以忠厚誠信德宗好兵與財而陸贄勸以消兵輕利其道可謂冰炭薰蕕矣然置之禁林延登宰席其君無厭逐之意其臣無求去之言何也考之奏議竇叅獲罪贄論救甚力至請勿簿錄其田宅而肯致叅于死乎然當時議者多言叅死由贄韓愈贄門生也為贄作傳僅紀德宗怒叅之實而不敢明辨其非贄也愈胡不引贄疏以為證耶諸生試求其說與凡贄之論可

施于今者併著於篇

問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自秦滅典籍至漢而易詩書禮春秋復興惟樂遂廢不講學者不過取周官宗伯下篇與夫二戴所記誦習之而已然以班固藝文志考之是禮經非樂也 也彼樂自為六家今復微妙而無傳矣夫六經之治天下如四時相須以成歲乃自漢以來缺大樂而不求學者亦安之而不復致疑豈理也哉且士大夫入而在宗廟朝廷退而處閨門鄉黨其朝會燕饗升降揖遜未嘗斯須去禮也至于樂則竟歲不聞其聲終身不究其義珩璜琚

瑀未嘗施于佩琴瑟鸞和未嘗接于耳是無故而用有故之制于心安乎今欲博採經傳襲五為六追韶獲之正聲掃鄭衛之餘習使移風易俗不為虛語諸君以為如之何而可

問錢之弊極于今矣九路置使以鼓鑄為職而歲入不及舊額之一二議者至謂數泉之廢僅得一泉而官屬俸吏卒耗蠹殆有甚焉故往者嘗廢其司而領之戶部既以為未安也分命諸道轉運使總之猶以為不專也廢未幾而復：未幾而又議廢矣是數者果孰利而孰害孰當而孰否乎且鼓鑄之不充由銅之

不繼也昔全蜀之地以鐵為錢以楮為質劑法行之
初其孰以為信及百餘年然後公私便之大江以南
自樊若水獻言始鑄銅錢前此固嘗用鐵矣今欲兼
而行之亦可從否至于質劑之法戶部蓋用之畿內
而不能施之于天下夫欲使民信法行而如蜀之安
且久固必有經遠之策而止異同之論諸君試為言
之母徒泥古也

問古者文武無異轍兵民為一途故戎器可除于安平
之時而軍儲自足于耕耘之日粵自科舉分于漢阡
陌開于秦衣短後者待縫掖如深仇隸赤籍者以南

畝為隣壑離而弗合歷世病之至于本朝深鑒厥弊
陳堯咨王嗣宗韓琦范仲淹皆以文儒迭授右列是
欲同文武之轍也淳化咸平中嘗點括鄉丁矣慶曆
二年嘗置武勇于河東保捷于陝西矣義勇盛于治
平保甲聚于熙豐是又欲一兵民之途也成憲具在
其誰不知今邊鄙未寧尤以選將益兵為重議者欲
改命近臣使共武服亦既數月乃未聞有稱塞明詔
者至于隅官巡社之法比歲行之或以為擾民或以
為無益豈時移事異不可記劍于舟乎抑當斷以弗
疑不可築室于道乎諸君試考載籍與夫本朝近事

可施行者著于篇

問有司不為九年之蓄久矣所恃者豐登耳今江浙水溢大傷民田議者憂焉請極為來歲之備夫納粟之制屢行猶未足以充軍食賑廩之數有限領安能均及斯民哉又况巴蜀之粟遠不可漕湖廣之地瘠無所入大江以西七閩以南偏方下土竭力以贍軍國之用亦難矣計臣拱手君相盱食子大夫得不預其憂哉

問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又曰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而孔安國釋書之里居亦謂鄉大夫致仕居

田里者蓋几杖之賜安車之乘大政之咨其為禮異其為賜厚上士中士下士之衆有不容及者矣乃者議臣援天聖皇祐故事請凡內外臣僚年七十而不告歸者止其任子限其祠祿惟以才力擢用與夫侍從以上勿拘此令蓋欲勵廉恥抑冗濫也然古卿大夫今侍從以上也今朝議大夫至員外郎古士也古之所許今則留之古所不及今則導之何相戾也且位尊而年至者雖有留之、文彼獨不因今之書攷古之制少動其心而自為去就乎聽固不可留則不勝其留朝廷必思有以處之矣若夫卿監而下倘懷

才抱藝稍知自好者年至則去矣其留者頑鈍無耻
集詬亡節之徒貪祿州縣而不恤者也夫使懷才抱
藝稍知自好者去則孰與共我王事而頑頓集詬亡
節者留則冗濫猶未可抑而廉恥滋不立矣諸君以
為如之何則可

省齋文稿卷第十三

終

省齋文藁卷第十四

周益文忠公集十四

題跋一

家藏御書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

淳熙十四年臣某誤尸宰事恭奉至尊壽皇聖帝手詔
命今上皇帝叅決庶務越明年正月開議事堂傳授之
意昭然會故相陳康伯家繳進紹興內禪御札默契聖
心密遣中使特以賜臣自是日聞選位之訓又明年春
遂奉親筆移御重華于是兩朝宸翰東宮謝章皆萃私
室後四年臣假守長沙漕臣何異愿得摹本刻石盱江

之麻姑山俾臣記大略於下臣竊惟孔子大聖人也抱
帝王之學而無其時定書百篇以堯舜二典為之首意
猶未足常以堯曰咨爾舜亦以命禹之數語者諷道
之于口諸弟子因記善言遂以為論語末章之冠凡二
十篇所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無大于此者向使
夫子遭堯舜之時居禹臯之位奮庸熙載自應見諸行
事豈特載之空言而已臣獨何人夤緣該輔乃萬世一
遇非大幸與夫奉奎畫於寶儲雖學士大夫有不容見
闕宸文於金匱職在太史乃得窺焉至于藏之人臣之
家不過榮光溢河寶氣騰池孰若傳之副墨刻諸名山

如日麗天萬目咸覩如嶽鎮地永世無窮彼周石鼓秦
嶧山漢燕然唐浯溪尚何足算他日聖人復起比宋德
于唐虞配斯文于二典其由此也夫先是高宗以壬午
五月甲子降旨立儲丞相陳康伯即折簡禮部侍郎呂廣
問審議典禮時土王祀黃帝廣問為初獻官臣以御史
監察因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暉
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
布而初札不復改矣當時朝士尚不及知况於後世疑
以傳疑將何所取正敢併列之俛他日史官之採亦以
見臣今得寶藏是書者非偶然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朔

旦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
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臣周某某謹題

高宗皇帝紹興乙丑御筆跋

右紹興十五年四月宰臣以下拜表乞御殿復膳太上
皇帝御筆付學士院淳熙五年四月臣偶因入直繕故
書而得之敬命工標飾寶藏于家學士臣某謹記

御筆千字文跋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今上皇帝在普安却數對宮僚
稱其試程逮庚辰九月召試館職太上皇帝喜所對策

諭宰相陳康伯叅政朱倬欲除校書郎宰執奏選人只
當為正字偶不記前朝李昉等例耳上又宣諭他日當
令掌制康伯親為臣言如此未幾自依格改秩而校書
丞即著作員缺進擬昏不及上雖簡記然非侍從臺諫
未嘗親批壬午夏察官陳良祐引執政汪澈薦舉之嫌
出臺為郎五月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尋缺諫官同僚謂
臣必選臣測聖意不在此果就下用袁字為正言今上
受禪累月遂擢左史兼制外此則兩宮本指也後十七
年叨貳大政表謝太上云鑿坡召試金口褒揚許以能
文欲其掌制之援助廟堂之上甘滯留館閣之中會臺

察之虛員簡宸衷而親擢昏紀實也暨入謝德壽殿太
上親盡記本末而賜御書千文一軸前者執政罕嘗得此
退而伏讀太上御製翰墨志云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
克嗣家法居永興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
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辨才唐太宗三召恩
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
文藏之今觀宸奎所臨疑是此本然淵民旦之外又缺
才字按米芾云吳郡滕元發家藏辨才弟子所書併缺
永字以尊智永茲拜賜書却有永字而無才字豈非辨
才門人別本與謹刻于石歷叙遭遇之由以示後世淳

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叅知政事滎陽郡侯臣周某
恭題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三十年三月詔摹本賜新進士
梁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遺百執事臣某
時為太學錄謹受而藏之

孝宗皇帝撰國書御筆跋

乾道六年冬詔差趙雄趙伯驩克金國賀生辰使十二
月二十四日夜直玉堂內侍霍汝弼持御筆來令例外
撰國書二鼓進入二十七日得旨來蚤對二十八日早

自東華門行修廊屈曲過小閣兩重皆垂畫簾復轉一小閣前臨清池中有假山上坐杌子再拜起居訖蒙獎諭云前日朕未嘗宣諭卿以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袖出范成大所携虜主回書云九月日叔大金皇帝致書于姪宋皇帝和約再甫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筆洛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樞亦當並發于行途抑聞附請之辭欲變授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堅安在事當審慮邦可孚休方屆霜嚴

善綏福履今因資政殿大學士范成大等回專附書奉答不宣捧讀數過奏云臣初不知彼專說陵寢刻期俟報今止及受書竊恐未安上曰難為辭奏云以太上皇高年未敢遷奉答之如何上不以為然又奏容臣別作意度來日擬進退詣都堂上已批降前藁付二府矣于是改書曰比致祈懇旋勸誨緘欲重遣于軺車恐復煩于舍館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輒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詎敢先期而獨請載披諄諭之旨詳及授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薦布忱詞尚冀允從式符企望今賀生辰國信使副翰

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使趙伯驩行謹再拜奉書不宣
二十九日錄進三十日宿衛加上德壽宮尊號冊寶于
麗正門待漏院宰執在皇城司招往諭旨令削去陵寢
衣冠一聯雖具言其不可弗聽也七年正月十二日雄
等出門十七日丞相忽召至都堂云虜果移文問二事
曷為無報甚悔不用前說答云幸彼問差蚤度尚可及
宜亟易書馳遣而檄對境云所問已有書附賀生辰使
者矣仍當錄本付雄毋如慶曆中不使富弼知意書也
二府大以為然奏行之追及雄等于盱眙虜自此亦無
辭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兼判臨安府用至道故
事也或謂當以大中大夫為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
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為少尹通判推官用卿監郎官
丁卯將鑠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侍儲貳之禮已
已後省官禮官會議于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
監國及文帝命太子受諸司啟事或詔或制與尋常白
麻不同可以為則上然之庚午臣當日被宣中書舍人
范成大先以侍講通宿蒼黃而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
某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總二十字有御押焉

三鼓進草又擬格式一通御批並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盛典號為稀濶而臣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叅潤色復得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秘書少監兼權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臣周某謹記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跋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忌假薄莫快行忽宣鏤既至院御藥甘澤齋御札來除王炎為樞密使依舊宣撫又出方寸紙載如將帥足財用及招軍買馬等事傳旨云晚不及召對令諭褒用炎之意澤退吏忽擬熟狀

進入徐念向來未有中大夫為樞密使者別具奏乞轉大中奉御批依不然遂失故事矣初炎與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屢乞罷歸允文薦權吏部侍郎王之奇為大議除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允文欲進雜學士上疑太超躡此月十三日乃先除之奇侍郎上猶難之嘗令學士院取侍從入蜀例俱無以對暨宣炎制宰相以下皆莫測云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臣周某謹記

改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錄跋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採周

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臣適備教史院與聞其議右揆虞允文深不以為然嘗語客云既易履為靴又改相名與虜奚辨有司知其意亦頗遲。但條其歷代宰相官稱申尚書省八年正月己卯上忽遣中使王某至臣私第傳旨問緩故回奏云昨日上尚書矣允文始以進呈二月癸卯御筆令草詔登時封入迫遽殊不工尋奉御批依即寫大本請寶乙巳御前誤用答臣僚辭免不允詔例復付學士院亟具奏繳進乞降付中書門下省後五日遂鎖院拜二相詳見御筆拜相跋上初留乾道新書未頒欲俟改丞相脩入雜壓允文難

之聞上嘗遣人諭以毋阻遏此事蓋自左揆陳俊卿去國允文獨相久之言恢復寢不驗且以專政稍失衆心或謂上欲進梁克家故為是舉云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臣周其謹記
虞允文梁克家拜相御筆跋

乾道八年二月庚戌從駕過德壽宮既歸得旨申時赴東華門祇候宣引至則聞有內宴或云恐改日然不敢退酉後忽引入選德殿起居畢上出親札一幅諭以拜二相奏云命相轉官前例固不一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聖裁上曰大臣同心輔改革苟且之弊故褒進之

然特進一官即少保所以允文只三官又請訓戒大指
上再三曰褒之而已前設小案伸紙其上壓以牙尺漆
匣盛小歛硯玉格置筆兩枝墨一笏疑便坐所御者遂
鞠躬除目進呈奏問兼樞密使否上曰今樞密亦非古
先改丞相稱呼將來別理會且帶可也又奏所領書局
上曰卿自契勘又及左右相序位上曰欲升在三少之
上三公之下賜坐奏問賀正使回虜中無他否上曰無
事但聞築黃河隄耳逮閣請起宣坐賜茶飲訖再拜而
退御藥李彥直同自複道入學士院已秉燭矣舊例草
后妃宰相制皆有錫賚紹興以來就賜御前所用金硯

匣硯格鎮紙糊筒粘版等後既不設此乃謂打造不及
金百兩代之殆減半也凡鎖院若中書進熟狀則隨事
云鎖某日欲晡快行數十輩絡繹宣當直官遇大除拜
臨時特旨宣召上帽帶御別殿面命之俗呼鎖小殿子
今日上特秘其事不用宣鎖之制院吏侵夜關閣門移
御史臺報百官聽麻雖虞允文亦謂用新制改官名爾
明日雙制出始大駭且疑學士多轉梁克家一官為有
所抑揚云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兼
同脩國史兼實錄院脩撰臣周某謹記

幸學詔御筆跋

淳熙四年二月辛未奉御筆如右前一聯大哉王言也
後八字母固毋我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臣
周某謹記

御書白居易詩跋

右唐白居易太和八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賦飽食
閒坐詩一首淳熙五年皇帝親御翰墨下臣拜受而寶
藏之謹按居易先以長慶二年過漢江賦詩云秋水淅
紅稻朝煙烹白鱗今復云紅粒陸渾稻白鱗伊水魴蓋
于一飲食間默寓忠愛不忘君之意所謂造次必於是
者時文宗雖恭儉儒雅而中人之禍已萌其云朝廷重

經術草澤搜賢良殆譏不能用劉蕡也又云堯舜求理
切夔龍啟沃忙言上雖銳意於治而王涯輩為相非徒
無益也又云懷才抱智者無不走遑指李訓鄭注等
也明年而甘露之亂果作居易其知幾乎生雖不逢其
時孰知三百餘載之後乃遭遇聖明發揮其語光榮多
矣臣叨陪近侍獲此宸奎敬題卷末以示來裔翰林學
士臣周某謹記

後七年當淳熙乙巳歲四月戊辰某稽首重觀于西
府

御書蘇軾和唐人惠山泉詩跋

右蘇軾元豐二年自徐州移守湖州道由惠山和唐人
三詩皇帝書其首篇臣敬寶藏之淳熙七年四月一日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
同脩國史臣周其謹記

御筆掌記跋

上勤勞萬機每臨朝以方寸紙作掌記微偃兩旁而中
摺之置在御手若內殿則留香案上三省密院各奏事
畢即視所記一：宣諭已乃收之率以為常淳熙十一
年八月七日後殿坐親以此紙授臣蓋記陳有功瞻大
舉趙善誦三人姓名字畫頗類御筆以小楷不能深辨

玉音云此是去年臣僚薦可為奉使接送伴副使者卿
選擇誰可又問劉端仁姜特立如何臣奏皆其選也退
而寶藏于家樞密使臣其謹記

光宗皇帝東宮秋雨詩跋

淳熙四年八月四日東宮講畢袖出御製新秋雨過書
懷詩一篇六日又蒙送示和章詞翰雙美光照節室垂
索斐句輒附于後其恭題

孝宗皇帝御批請免奏題跋

御批辭免兵部侍郎不允奏跋

右辭免兵部侍郎奏其云灼見肺肝蓋聖語也御批降

詔不允翰林學士王淮撰文正本藏篋中別令書待詔
鄭漢卿錄于後寫奏者待詔睢榮祖淳熙二年閏九月臣
周某謹記

內批辭免侍講不允奏跋

右手書辭免兼侍講奏內批降詔不允權中 舍人程
大昌視草既以真本藏制書篋中復令學士院待詔鄭
漢卿錄本于此淳熙二年閏九月十五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兼太子詹事降詔不允奏跋

淳熙二年秋太子詹事沈樞罷王淮尋入西府衆謂吏
部侍郎趙粹中舊為宮僚兼權中書舍人程大昌乃恭

即講讀官宜在此選而臣猥以小司馬蒙恩承乏亟具
奏控免其云英望舊僚實指二人上親批降詔不允四
字時翰苑無他官例下西掖視草于是大昌用綺里事
對李勣益相酬答也原詔寶藏篋中別令待詔鄭漢卿
錄本附辭免之後其奏亦院吏閻端朝所書敬加標飾
傳示子孫十一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脩太上日曆轉官不允奏跋淳熙三年

右辭免經脩太上日曆轉官奏內批降詔不允詔文權直
學士院程叔達撰既藏正本復令待詔錢滋別錄于此
寫奏者筆吏吳收也三月二十七日臣某記

御批辭內翰不允并詔書跋 淳熙四年

右辭免內翰奏上親批降詔不允詔書程叔達撰文并以謝宣召表藁附其後六月既望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五月請對丐外上恩不允閏六月繼請又不允會諫議大夫謝廓然乞令朝士依次者聽更迭補外于是吏部尚書韓元吉侍郎李椿相繼得請或謂臣汙朝最久廊然未必不相及既袖札子面奏即蒙宣諭云無人諧卿元吉以老李椿以病乃許其去卿何預此况諫疏亦非謂侍從也卿奏便批降詔不允毋得再請其所草詔書軸藏于家九月三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幸秘書省轉官不允奏并詔書跋

右淳熙五年九月同史院官程大昌等四人辭免車駕幸秘書省轉官奏內批降詔不允陳騏芮輝官品未至直批不允而已時翰苑無他官例付中書後省于是權舍人鄭丙實視詔草臣既寶藏而軸之命院吏錄批語諮報三省札下臣騏及臣輝俾有所被受益一時綿蕝也十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春官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

右辭免春卿兼翰苑奏內批降詔不允院官崔敦詩視
草十二月六日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冬臣為學士一年有半矣數求去未遂曾覲
韓彥古輩間言日聞因答北虜賀會慶節國書曲意指
摘適殿帥王友直提軍大擾密疏其事貴近滋不悅孤
蹤益危亟援楊億隣壤事引咎丐祠而上恩過厚保全
甚力御筆塗去說改國書等六十餘字親批降詔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他侍從殆無此禮以是不敢復言旋被
獎擢進位宗伯視草如故益異數也今以宸翰同崔敦

詩所撰詔書共為一軸而藏曲折于後十二月七日臣
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脩乾道日曆轉官不允奏跋

右辭免經脩聖上日曆轉一官不允詔權直院崔敦詩
撰待詔王世賢寫其奏乃筆吏曹大亨書淳熙六年四
月五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轉官奏跋

淳熙六
年

右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奏內批降詔不允今以權直
院崔敦詩所作詔草附其後使子孫識玉堂詞頭之一其
寫奏乃筆吏俞允迪也六月一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吏部尚書兼學士承旨兩奏跋

右淳熙六年冬辭免吏部尚書者一辭免兼學士承旨者再兩奉內批降詔不允其詔并崔敦詩草各附真本于後上批第三奏云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徑付三省亦錄堂帖於此明年二月手奏乞依舊分日內直上親批十一字今共為一軸寶藏之三月旦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并詔書跋

淳熙六年九月宗祀禮成即請對丐祠上頗露大用之意親批降詔不允四字詔中書舍人鄭丙撰待詔雖榮祖寫中外不相悅

者故漏密旨而誦言之是冬遂徙吏部尚書明年夏擢叅大政權要近習絕無知者蓋上察其奸也第二奏又有御批十二字乃取諸省中附卷末七年六月一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吏尚兼承旨擬奏跋

淳熙五年五月四日對清華閣丐外上曰內翰未可去方將擢用宜薦卿監即官能文者相代且令撰選德殿記至閏六月記成十四日進呈于倚桂殿上再三稱善遂出求去劄子上曰屢令卿薦一兩人能文者此亦何嫌尋御筆降詔不允詔中書舍人陳騫撰待詔王世賢寫是月末偶吐

荆交作又微聞言官謝廓然相忌七月一日復入奏申
前請上又親批十二字付外後二年入中書得以案底
附卷尾非特寶藏宸奎亦使子孫知恩遇優渥如此相
勉圖報云七年六月十日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跋

淳熙七年四月臣以病求去上親批降詔不允視草者
學士院官趙彥中也既拜賜復具奉申前請上又批朕
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奏下三省中書批旨謄本
丞相趙雄叅知政事錢良臣押字于歲月之下用中書
省印舍人鄭丙押其背錄以黃紙用門下省印謂之錄

黃宰執給舍皆僉名然後送尚書省出札子其次序如
此後一月臣蒙被恩擢叅豫政機既取原奏于翰苑附
以詔書又取第二奏及底本于中書聯為一軸非特寶
藏宸奎亦使子孫識省中文移之大略云六月二十五
日臣某謹記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右淳熙癸卯受生日牲籩文書一軸首以宸翰而詔書

次之

趙彥中

賜目又次之

用錫賜之寶

併錄謝表于後

例以生日五更

進投先是夏旱七月十一日侍講李燾進故事乞避殿損
膳求直言十二日上諭三省令降旨如故事丞相奏恐

合降詔臣等亦欲待罪郊外上令召學士院官趙彥中
草詔仍許侍從等實封言事十三日四鼓宰執分詣天
地社稷宮觀禱雨禮畢赴後殿起居從駕過德壽宮回
並出浙江亭有頃中使宣押歸第次日歌泊不坐例入
局治事私念于理未安約丞相再奏乞罷黜而賤生之
日適在既望當賜牲餼方此引愆亦難下拜乃別入奏
控免仍報天章閣勿排辦十四日中使復宣押入堂具
御批十六字于免奏之後于是天章閣奏審依式前一
日賜今己日晚上令就來早十五日辰時內侍鄭懷持
詔來蓋新儀也既拜賜于階下與懷同升廳搢笏拱讀

詔書及賜日訖就坐茶湯如常送懷錢十五千從人三
千取旨本閣使臣庫子快行各支錢酒有差翰苑舊例
乃受搯生日詔止畫進呈之日往：與文不相應昨自蒙恩
直院即奏云詔雖前期進草其畫日欲隨生日得旨從
之遂為定例因詳載于此臣周某謹記

省齋文藁卷第十四 終

省齋文藁卷第十五

周益文忠公集十五

題跋二

家藏法帖書畫碑刻

題後省封事看詳

紹興壬午秋上新即位詔求直言四方封事皆至或留
 中或付後省看詳時中書舍人劉珙出使某與給事中
 金安節舍人唐文若晝夜分閱次第上三省而省吏以
 逐房事有所主互相避免不即以聞九月有温州潘生
 投匭言前所上書有司不為施行御筆督責甚峻是月
 十八日也翌日^某約安節文若携此藁就漏舍白執政欲

欲少道蔽抑之罪執政遂袖至榻前某是日立左螭望見御手開閱數四天顏甚悅退朝赴講筵安節留身頓首謝上曰早來執政已詳言非卿等過也後三年歲在乙酉緒故書見此敬題其後而不敢毀所以尊御覽也五月一日潘生恐名天覺者

題夜光集

予以丁丑拜命分教金陵庚辰春入官學省凡三年間書啓往復與夫士友相遺者皆聚此編示不敢忽也

題秦少游瑤池宴

少游所書瑤池宴蘇易簡詞也事載冷齋夜話湘中野錄止有

數句恐與此不同 乾道辛卯九月十七日周某子克題

後四年令工鄭源重裝時再掌內制故用翰苑印識之淳熙乙未十月旦某謹書

跋詛楚文

右詛楚文待制董公守卯日辨證刻石先公時為州學教授實為書丹後四十年得副墨于董公之子某命今又十年矣按此文六一先生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方氏相泊完編皆為之說而嚴陵延平各有別本今特以先公手澤在焉故重刻之蓋為家塾之寶也淳熙元年甲午七月十九日嗣子某題

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蹟跋十首

試筆

世傳文忠公試筆自說硯而下凡數十紙有元祐四年九月東坡蘇公跋此最後數紙也初藏劉氏後歸王晉卿今復還歐陽氏餘不知何之矣公薨于熙寧五年距元豐屬耳其遺墨已為諸公珍愛如此况百世之下乎
淳熙甲午十月二十八日某書

唐贊草

右藏郡人會昌尉羅良弼家良弼字長卿博雅士也

錄徐嶠書

右藏郡人安遠令曾尚家試察之下尚有孟兼二字餘皆漫滅不知與何人帖也

會食帖

右為帖不竟豈筆誤別書抑意倦遂止也

誨學帖

右因友人胡公武而得之世有歐陽克公別集二十卷自志學至夢奠詩書雜說之類文集所畧者舉集為而亦不及此乃知遺書散軼多矣惜哉

小草古詩賦

右藏思仲之子將作監丞當世所或脫字弗補或衍字

弗塗或意未愜重書悉仍其舊

臨小草洛神賦

右臨率更所書洛神賦僅存其半其實寶藏之王子敬好寫此賦決非一本此殆率更臨本耶比近世所刊字畫差瘦小云

家藏小草洛神賦 不曾入石

錢穆父謂王子敬草書洛神賦在范堯夫王晉卿范中濟三家元祐末合而摹藏之遂以入石今歐陽文忠公所臨四百八十五字題云歐陽詢書或乃以穆父所聚即率更筆未知孰是予不識書特以人之賢而寶藏之

耳按歐陽氏家譜文忠蓋率更二十代孫是固一家也紙背乃晏元獻行狀當時求銘于公者淳熙二年十月一日東里周某記

家書

右與伯和家書蓋熙寧四年守蔡時也後兩月而公歸矣今藏玄孫儒林郎雋所

前漢五器銘

六一堂集古錄千卷：為一通標以緗紙束以縹帶揭帙次于外列名物于首而繫考證于後銜幅皆用名印其精謹如此靖康間公諸孫避難南行不能盡載乃取

周益公集 首齋文集 文瑞樓

遺澤而棄舊刻此五銘者總為一軸首尾獨備又皆前
漢昭宣時字畫跋誤以始元為宣帝年號公得之頗艱愛之甚至且
以劉裴手書附其中今併刻之不特使後世識其全編
體製抑亦成公遺志也與五鳳黃龍三器字極小角銘
雖大而瘦勁刻銅既不能深歲久印染復黝昧熟視之
前銘容十之下但晦斗字與後銘同亦髣髴可辨蓋不
必均以四字為行也

總跋自刻六一帖

歐陽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師表也而翰墨不傳于故鄉
非闕典與某不佞好公之書而無聚之之力聞有藏其

尺牘斷藁者輒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計則先後莫
得而次也昔公為集古錄上起周穆下迄五代雖仙釋
詭怪平時力闢而不語者苟一字畫可取一事迹可記
莫不咸在既軸而藏之又從而發揚之惟恐其泯沒無
聞于世嗚呼公之存心可謂仁也已矣老子曰其事好
還天殆啟予衷哉不然以公心畫之妙宜治金伐石布
之四方久矣而予何足以與此

題六一先生丁憂居穎帖

右六一先生丁母憂居穎時兩帖故人朱蕪湖似知予
方刻先生遺墨持以相寄按蘇子容丞相傳為南京留

守推官歐陽脩以府政委之曰子處事精審一經閱覽
修不復省矣則前帖遺蘇無疑後帖與知縣寺丞不可
考也先生母夫人實歸祔吉州永豐縣瀧岡阡穎西之
地未嘗用云淳熙己亥十月十四日

又

右歐陽文忠公丁母憂居穎時二帖文忠嘗留守南京
蘇丞相實為推官予初得前帖固疑遺蘇公者會蘇公
曾孫玘相遇見而嘆曰吾家青氈耶尚有秋寒帖事詞
與此相貫他日并二跋携以示予然副墨耳不若予有
此真蹟也因錄置卷尾以著夫賓主之賢烏樂安者文

忠所封郡也後一帖與知縣寺丞不知何人按文忠母
夫人歸祔吉州永豐縣瀧岡阡其言穎西地蓋未嘗用
也淳熙七年歲在庚子二月二十四日東里周某題于
摘文堂

先公己亥年既題居穎帖其後庚子年再得蘇氏秋
寒帖副墨并蘇丞相二跋遂改初本方崧卿已刻于
六一帖第三卷今以藁舊手澤具在故兩存之綸謹
書

題六一先生九帖

右文忠公九帖皆與其姻戚者宣和後簡板盛行日趨

簡便親舊往來之帖遂少使前輩時已如此安得翰墨
流傳百世耶淳熙辛丑季春五日周某題

題六一先生與王深甫帖

右同年史志道送歐陽公帖一紙深甫必王回也淳熙
庚子二月二十九日周某子克

淳熙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觀舊題轉燭八年而史
志道墓木已拱太息久之

題六一先生五代史藁

右歐陽文忠公五代梁史斷藁九頁葉其元孫契欲以相
遺予曰陳遵俠徒也其書人猶藏弃况文忠翰墨乎雖

然在子孫則為手澤世當寶之他人得傳玩足矣契曰
僕無子群從又多流落謀食之不暇且已揉壞如此終
當棄之耳予既悲其言為加緝治而題其後淳熙十年
二月五日東里周某書

跋六一先生詩文藁

右六一先生詩文藁二幅其元孫休自四明携以相遺
休尋卧病旅邸予矐之使歸至家而歿此帖遂留予家

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按照陵以是年春晏駕十
月復土時厚陵再屬疾兩宮情意未通故有攀髯路斷

憂國心危之句云淳熙乙巳春某謹記

題錄神宗出閣指揮

右兩行原在歐陽詩藁之陰殆中書所錄指揮蓋神宗以是年九月封淮陽郡王改賜今名十二月乙亥出閣正當時事也淳熙乙巳春某謹記

題六一先生家書紙背猪肉帖

右熙寧三年春歐陽文忠公家書一通蓋其仲子下第時也前二年公方自毫帥青故戒以勿令入城所謂黎君即州學教授公集中嘗贈答三詩者曹不知何人其舊吏或邦人之賢者與紙背乃壽光邑官光穎謝書偶

無其姓壽光青屬邑公職帶觀文官為兵書屬吏捨職呼官又不稱在朝前銜當時大率不以為簡也所送終猪肉斤餘非上丁分胙則例冊如此前雖剪去度不過尊酒之類豈敢如近歲公違甲令上下以貨泉為禮耶以狀易牒蓋自元豐四年十一月改行公式士大夫亦改之云

見司馬氏書儀第一卷注

淳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東里周

某書

題六一先生慰富文忠公書藁

右歐陽公書藁必是與富文忠公者富公以嘉祐六年三月丁憂歐公方為副樞是年閏八月遷叅政至明年

正月則入東府恰半年與書詞正相應或疑京洛密邇
何為經歲方遣慰疏蓋仁宗本虛首相起富公：懇辭
甚力閏月方許終喪韓忠獻公遂拜昭文而歐公亦遞
遷又數月然後發此書爾淳熙戊申三月二十九日某
題

題呂吉甫帖

白樂天持心忠厚安肯幸時宰之禍識者讀詩便知真
偽不待考歲月先後也呂吉甫幸災乃爾于溫文正公
何損直自罵耳其視樂天可分顏跖表而出之使觀者
略窺其心術淳熙丙申上巳

後七年歲次癸卯十一月太史李仁父見此帖命其
子惠題其後考證極為精詳謂溫公誤國者陳瑩中
矯枉之言也某重書

跋十賢相帖

十賢相帖或手書或口占合為一帙思人愛嘉木之義
也淳熙三年四月三日重裝

大父秦公考試耀州倡酬詩卷

政和乙未大父知鄜之洛交縣與邵封二公同考貢士
于耀州此當時倡酬也二公又與族伯同以大觀三年
登第故邵詩及之後十餘年歲在己酉大父既薨家寓

廬陵會金寇掠地避難于安福縣楊梅村書篋悉寄王
秀才家亂定化為烏有五十年間雖聲迹相邇然不復
致詰矣淳熙初某備位于朝王氏子携之遠來乃泣而
識之丁酉中秋日某重装

淳熙丙午中秋日某再觀于西府王氏子名之紀

題干祿書

予讀開成四年湖州刺史揚漢公跋顏魯公干祿書碑
云工人用為衣食業晝夜不息刊缺遂多親姪顛頃牧
天台欲移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憇棠陰得
以餘俸成之乃知唐時不敢妄用公錢如此近世若止

刊刻文字乃是伯夷公儀休其他以公帑為私帑可勝
計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一日夜偶書

題王荆公家書

右王荆公與和甫二書前一幅嘉祐五年為江東提刑
時後一幅當在熙寧末或元豐初也卷首十字乃亡弟
子柔遺跡展讀隕涕淳熙七年三月一日周某子克題

題蘇文定公批荅二藁

右元祐四年蘇文定公撰丞相已下批章二藁首尾以
省覽允許為兩宮之別蓋定制也家藏久矣比貳夏官
適公曾孫諤為同舍即出以示之乃謂公子遲代書熟

視信然蓋字畫太真謹爾淳熙庚子三月乙亥講筵退
置酒學士院與侍讀史少傅侍講王尚書說書崔著作
同觀某題

跋韓魏王與包孝肅公帖

右魏忠獻王與包孝肅公帖王慶曆八年知定州在鎮
五載孝肅皇祐四年方自諫院出為河北都轉運使當
是此時也稍子細事省費重農委曲尚爾則凡興利除
害實惠及民者固應不遺餘力槌鼓立祠豈使然哉淳
熙八年

題山谷書太白詩

乾道庚寅寓直翰苑嘗錄山谷草書李太白詩使開卷
者不至愴悅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復題于西府俯
仰必之間已十五年矣

題山谷書長楊賦

山谷書此賦三十年而曾紆公袞跋其後又五十年而
東里周某題于行在所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

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及竹林泉賦

大父太師與初寮先生同為元符庚辰進士大父任忻
州法曹侍曾大父太傅以行先生調瀛州理掾未赴而
母裴夫人卒其考孝孫宰代州之五臺縣先生端夏侍

魯大父游臺回過之先生年終二十九投贈古賦律詩
各一篇詞氣疊：乎東坡字畫駸：乎山谷蓋宗寧癸
未歲也後十有五年而先君莒公以文受先生之知又
七年先生自燕山以檢校少師入為寶籙宮使兼侍讀
時大父倅廬陵始刻斯文于石系以跋語未幾亡之而
其實藏其真蹟紹興丙子抱闕京局又燬于火恫傷乃
心寤寐弗敢忘今先生季子通直郎辟綱出示錄本捧
讀恍然如魯人之得寶玉大弓燕人之悲晉國城社也
泣書而重刻之庶幾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傳之乎無窮
蓋自宣和乙巳至淳熙乙巳歲行適周其日月又同鳴

呼此豈人力耶數也十二月旦孫通奉大夫樞密使榮
陽郡公某謹記通直郎田掾填諱

題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

園極老僧彥岑年八十坐亡于湖州道場山留手書并
以坡字寄予為訣時淳熙乙巳臘月二十七日也昔佛
印元師兩住金山東坡往來數見之嘗以玉帶衲裙相
倡和計平時書問甚多此二帖殆元祐中所作耶明年
正月十五日某題

題東坡子高無雪二帖

丙午秋有衣冠子持坡帖兩紙從小兒鬻錢以七千官

陌得之朝士有秘書監沈虞卿檢正允延之彈見洽聞
因請題其後

題東坡遠遊菴銘

右吳子野遠遊菴銘廬陵僧智顛頃在廣東得之富胥
之家白云傳授皆有據寶藏數十年淳熙丙午住通州
琅山大病垂死囑其徒從予易錢二十萬為塔費會病
愈相訪首舉是說予笑曰與其死後求售孰若生前踐
言既歸遂以為寄且謂人多指為贗公能識真不暗投
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顛兄書鑒極精走介求辨得報
云初看亦甚疑反復細觀乃大佳雖老少不同却筆意

嚴謹妍緊非名手不能為然後可信不疑明年七月二日某
謹記

又跋東坡遠遊菴銘

潮州刺史毗陵張侯寄蘇文忠公與吳子野詩帖副墨
數通其第一帖但記遠遊庵銘用龜殼蛤黎事而無其
銘豈當時未及刻耶聞紹興初真蹟藏老胥家坐事籍
沒遂歸有力者僧廬陵智顛久在廣東喜作詩善醫術因治
病有功宛轉得之又數十年乃至其仍附公長子伯
達帖于後今摹寄侯併刻之石使來者得寓目焉亦璧
返却郵珠還合浦之意也黎梨相近故集韻駮駮通用

世俗直以為劄公引淮南子慮或者弗_未之察爾紹熙四年正月三日

題東坡元祐手錄

前輩云故事勿語子容今事勿語君實蓋二公有所聞必書之冊也然當時士大夫疑以傳疑未必皆信後世以二公名德之重率取法為記事所由異同也今東坡書子容數說往：與史不合_如朝廷捕斬李壹乃云為經略使所誅杜祁公坐蘇壻奏即獄及與韓范富公厚善_為小人所擠以慶曆五年正月守兗今乃謂留蔡襄孫甫子容既有是說君實亦筆之記聞近歲李燾作長編又

雜取二說不知去年十月襄自緣親老得守福州且是日既同首相章得象簽書矣祁公何惧于執中遽焚聖語也程琳以叅貳被譴後歷外任方除使相未嘗正拜今謂之宰相何耶至如王翬作甲申錄十事九妄吳春卿自汝州辭疾改留臺非因召還也宴殿拊床何至是哉淳熙十五年四月一日某題

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

右後唐宰相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其內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從洪景盧待制借本臨之真贋幾不可辨按應順元年三月戊辰愍帝遜于衛必以印寶自隨四月壬

申從珂入洛乙亥即位殆倉卒鑄此印耶乙酉大赦改
元清泰時愍帝已殂璽應來歸後十餘年晉出帝奉玉
璽金印歸契丹契丹謂璽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求真
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事載晉家
人傳所謂金印亦新鑄之類耳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
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綠色以獻于朝蹇序辰
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亡之今為
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講求
定驗于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
于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
即出帝獻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
契丹者
宗皇帝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仍降德
音于諸道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淳熙丙午四月
辛酉致齋龍華寺題

題李西臺和馬侯詩

姑蘇名士朱長文謂唐餘書學廢墜非也時人作字尚
不苟特氣體稍卑蕭耳李西臺獨能拔乎其萃是以古
今貴之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翰墨一藝
固在所忽躐等凌節豈惟筆法之絕乎此可為善學下
惠者道而難與失步却郵者論也淳熙丙午七月一日

孟享致齋東里周某題

題閣立本列帝圖

右閣立本畫列帝圖凡十三人嘉祐名勝揚之美褒藏之後入吳并內翰家吳氏子孫今寓贛貧質諸市過期不能贖予兄子中為守用錢二十萬鬻以相示初展視斷爛不可觸亟以四萬錢付李謹治乃可觀十三人中惟陳宣帝侍臣兩人從者并執扇各兩人挈輿者四人筆勢尤奇絹亦特敞是閣真蹟無疑餘似經摹傳故稍完好自富韓公而下皆有題識往：缺落破碎第一跋文雖具而年月姓名俱漫滅賴紹聖間張勣引六

一先生戲揚直講詩兩句而印縫有之美及四世三公之家兩印然後知其為褒也古帝王多矣繪事必不止此無乃後人欲獻宮禁而削其偏方不令之主故間得流傳于世如晉人吊喪問疾帖耶然漢文光武儼然卷首何也文帝而曰昭文殊不子曉豈耶者誤耶林叔豹謂孝文廟樂曰昭德頗似遷就或云載記李壽在蜀嘗以漢王僭位改元漢興其死也謚昭文帝廟曰中宗豈其然乎必有能辨之者東里周某書

是日延和奏事退皇太子初決庶務

於議事堂蓋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題司馬溫公書臨本

右溫文正公與劉道原手書今藏范夢得曾孫蒙處此
綸所臨也淳熙戊申正月十二日某記

題蘇子美帖臨本

歐陽公銘蘇子美謂喜行狎草書今玉山汪季路所藏
頗備此體其間峽束巖排之詩既用杜工部句又錄漫
興惜花二絕其愛杜至矣俱美早非司馬相如慕
蘭之意乎獨本滄浪集改蕭然作飄然梁寺作蕭寺能
驅作聊驅向城市易松門路還自羞易却自羞益加潤
色比舊為勝世以前輩真蹟證別本未必盡然也淳熙
十五年三月六日命小子綸臨而藏之

題修禊帖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殫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
王順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月五日某題

題聳寒圖

右聳寒圖紹興末在臨安西官宅修之陸務觀隆興
癸未秋歸廬陵村居戲題二小詩朋友多屬和者已而
為人借去不還淳熙己酉復與務觀同朝再傳此本命
小兒錄舊詩于後某題

再題劉子澄聳寒圖二絕句

右止友劉子澄當時所作紹熙三年臘月二日子澄門

人劉敞季章自廬陵送子澄遺集來二詩在烏因併錄之

題清虛居士真草四詩

右王鞏定國真草四詩故人瀘帥張志同山谷先生煮茶賦遠以相示蓋與茶賦跋語相連耳紹熙元年三月十二日某題

題龐莊敏公帖

右龐公與劉冲之帖按冲之以皇祐三年三月自開封除叅知政事而龐公是年十月由樞密使拜昭文相五年七月坐趙清貺事為言者所誣罷守鄆州故有同政

府行及二年之語紹熙辛亥五月三日某題

省齋文藁卷第十五 終



